西厓集

十

奉文
碑碣
墓誌
行狀

2347
140

和 門 號 卷 2347 1440

祭文

廬江[illegible]

嗚呼先生[illegible]契前賢[illegible]吾東日昃昏衢[illegible]渝民[illegible]經始廬原追惟過化[illegible]風始在盛德[illegible]銷銷神[illegible]

吳山書院治隱先生春安祭文

圖書館藏書

皇降民衷粤有秉彝性維忠與孝二曰人所秉心寔誠
蕩在瀾常既無盡綫或化離其式方生秀起鍾純誠
自植稷道無頗在家公家感激神明為君無二肥遯
貞烱震契心鴻鴈序天求二濟仁湯制誰貶孫臣正色
萬乘難奪介士志千駟不顧帝祖紛紛風雨一葉人
或感慨于海貝從容氣一決獨道長終莫知為行學則
在是微響畔涯六飾攸兒公安冤履高山巇巇雲木蓊蓊
好莫論遐邇矧茲邑里有所豈宜無作百年曠廢有
風流如在典刑難忘依歸待今日脩荒斲堅創廟扑
孔嘉桂肴蘭藉青衿奠集肅雍敬搢慕咨嗟若睹英
姿其香始升歆格靡遲嗚呼我大寐自今以始永世無墜

祭具柏潭文

嗚呼哀哉公如江河之一澗推之足以洋物如山岳之重
臨之足以鎮俗文可以貫道武可以障塞橫流一
丘一壑非公所宅方冀少勉治道思盡有大造程明躬
何天之不憖遺兮奄一疾而莫瘳我家之珍痛益吾
黨之悽悲若余無似景際屢知幸一載垣公居為前矣
蒲聯席動見輔臍雖世遠之可夫書公而無懼今於
已矣萬事何言錢散爾曹公林園前觀一朝棄無蠲
馬聞公車之乾祖阻執紼將數合慚

祭金蜊嘗古叔珍文

余愛君之澈兮亦今世之蘭宜何時之到白首而無數君崑玉之溫姿兮小山白之旗鼓堂公君之可論偶臭味之相投飲醇酎而心醉每自失而懷當外醞藉而淳諄中厥介而自持衆睢睢而獨立獨數逕而敷衽超氛昏而孤遇捐終始而離世嗟君者無矣孰湖璉之爲貴就君才而議任亦裕然於經緯位八座而非滿年六衰而何蓁堂仁壽之無徵奠天時之掙剩庸餘哀於祥琴倏纏幻於稼木隱 天衷而輟宁人百身而

思贖念見君之初載北城閒之螢雪始承歡於淡水終見親於膠漆恨分離於中晚各庫蟄於官業闊世故而萬變見君心之如結當戊戌之秋仲余館賓於西郡君持服於江介旁舍而懷悠厚嗣予而問訊副簡札而綢繆時忽忽而寥賴跡昧昧而愈獨求交道於平生知百一而難得綿歲月之幾何處幽明之永隔敲情函之未久驚計音之鍾及哭寢門而失聲駕素車而無從哀吾黨之凋落詠殄瘁而增恫鬪純明於一丘已宿昔之離離斷牙絃而不御伊余懷之誰知謏哀詞而托人隔千里而抒情想精靈之如在庶諒余之中誠

祭伯兄文

嗚呼哀哉吾兄孚其忍舍我而去耶捨我猶可獨一念
九十慈親在堂耶有嫂在室有子若女若諸孫滿家哼
兄而兄不顧精神寞寞而無歸肢體飲
閉於一丁去平生之所處而將遠歸乎山中嗚呼兄乎
於彼何戀在此何惡世而長墜若此之果也嗚呼
哀哉嗚呼哀哉兄生於己亥余生於壬寅年上下不相
遠自在膝下衛翫游戲及至稍長挾冊摹師無一時一
日而不相隨共處也甲寅秋兄年十六授室於花山兄
興我相離始自其時余獨處京城見月看雲靡日不思
自秋至冬淚眼未嘗乾也明年春聞兄回自南中舟泊
城東之釜浦余顛倒出迎上船握手喜極無言于時炯

雨滿江春風浩蕩卜里長郊並馬而回共拜杜堂其樂
無窮至今思之杳然如夢未知兄亦記憶此事否兄少
多病注注沉劇留滯周南余侍先子遠遊關西不得
省視動踰數年當丙寅夏余自安州還京路經黃岡夜
宿旅店夢見兄病卧床褥形容憔悴驚覺起坐肓淚盈
睫達曙歌歌不復成寐相思之情見于詩詞至庚辰秋
余承乏鷄司之命朝令暮下星州始聚道鄉山江石之皆抵
兄居而省焉留連於精舍半个月聯床劇談十日而後
乃去兄語余曰溪山可愛松菊已長世間諸名豈足係
戀懷懷收拾行憂遠之道勉余雖還不能踐兄之言而
言猶在耳未嘗忘之也嗚呼兄天性耿介有好善之誠

嫉惡之心與人一不苟合意所不可未嘗假以辭色故少
時朋儕顛悔兄稜角峭勁磨礱道義之門浸潤詩
書之訓晚更膺以和平溫厚與人晏居終日油油飲食
言笑僾僾忘疲從而遊者久而不見其崖異至於篤實
之行淵源之學才可以剸劇盤錯識可以弭奮爭此皆他
人之所難而兄則無而有之其平生所施於州縣者特
兄之糟粕而非兄之蘊也嗚呼天乎何使兄至於此而
止於是耶嗚呼壬辰之變天地翻覆滿城塗炭世室舊
家奔竄四出其得保全十無一二余急奔公義遑恤其
私兄負八十之親一家百口共隨之風餐露宿晝伏夜
行顛仆溝壑實所甘心千里扶掣備經艱危得達棄榇

竟免禍患神明所佑實惟兄之誠孝有以致之也嗚呼
余以頑鄙昧於自量嘗不知寸筵劣於支廈斥石難以
填海血指妄作觀者寒心兄憂余之甚愛余之切長書
短札逾月見投但云速退更無他語曾未幾何兄言驗
矣是則兄之明智過識出人遠甚在我雖蹲十駕之勞
而未足企兄之一步也嗚呼哀哉戊戌臘月余被譴南
來見兄於太白山下明年二月余出河上兄奉板輿繼
還故居實維四月初旬間雖時事難測貧病交侵而所
可慰者鸞髮無倚門之望鴒原得共被之樂人間至幸
孰加於此晨昏之暇退與兄日夕同處婆娑林園追逐
雲月上下谿谷春雨時至土脉融解則舒詩備鋪載植

花竹秋霜晨下木葉黃落則親課兒童收拾棗栗或東遊西戲忘形魚鳥閒兄行我從我泚兄迎以此日以爲事足以忘外累而不知老之將至也豈意元奄以一疾竟不起而使此樂不終耶嗚呼兄之亡其真耶其夢耶其實耶幸其不然乎何近數月間吾日中一不見兄之容色而耳濕足無兄笑語聲響何慈親之日問兄疾病輒重而獨不見兄來定省於親側耶若是則兄亡其果然矣其真也其非夢也嗚呼哀哉前年十二月十三日余西赴山陵其時兄已有病力疾出門送我於杜亭松林下相視黯然而別余杜陵永河登高回首則兄猶佇立望余矣余在途疾驅僅十七日而還來省兄則兄在床危篤已十餘日矣子姪齊來實朋共集藥物攻慰無所不至而竟不能救此固余之無狀罪積釁重一不能見佑於神天而然不然兄何怨於世間余何慕於天而忍此耶嗚呼哀哉余與兄爲兄弟於世間六十年矣中年以後人事多端世故誰遣拘且相率於宦業同處者無幾幸於桑榆垂老之年相聚於寬閑寂寞之濱自以爲天假其便以償平生之願寧知此願未遂又復棄兄之年嗚呼造物者獨非人情耶其不仁甚矣余衰憊已甚自兄之逝忽忽焉惘惘焉若無所憑依居無與語出無所之心懷誰與開陳急難誰與相顧嘆息嘆踽踽形影相弔豈更有人世樂耶以理推之蓋亦難久於世只爲慈親在堂強

飲食以度朝夕所謂悲不能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嗚
呼兄喪在淺土已三月即遠之期至矣余與諸孤經謀
將以今月十五日壬子葬兄於金溪先塋之側得穴東
峯上乃癸酉冬余與兄敬奉先君子冤屬安厝其處階
級具成而中疑地勢太高下就他穴者也茲又廣迎術
者遍審諸麓皆言惟此穴甚吉而無害且曰近下數十
步校葬法尤好於是從卜之言定用其地未知無歉於
兄之意否嗚呼兄平日篤好林泉之遊在病革時謂余
曰門外風日好矣奈此病軀難出何哉余慰之曰病豈
久不差差則余與兄杖屨逍遥無處不可嗚呼死生之
理吾未知其始何來知兄之昭昭耿耿不容泯昧者今
在何處在此乎在彼乎其上浮而與天氣周流乎其下
遊而與雲物交感乎其在堂室庭宇而與潮成周旋乎
其在墳墓而與仙真往來乎其不知吾之言無益已矣
嗚呼哀哉

告先祖墓立石文

維年月日六代孫嶺孫敢昭告于先祖高
麗撿校禮賓卿追封成國判官府君之墓嗚呼水有其
源木有其根人不追遠孝敬衰矣今行維我之先或徙或留

在古莫聞筐記中采恩賜府君始啓世業熙于繼之亦
登朝籍三傳至公益恢先烈位列九卿封錫八座嗇慶
裕盛漸達彌大匪貪何受匪昌曷享之子深不著以三公
日世代雖邈簪笏維故閥能體畧所托絶域無嫌
顯刻亦關啓翰二女於詳誰避嗤鄙之與禮宜非假宜亦
慮在後日就埋淺土移易之責是用震懼不遑寧處他家貞深危夢凡諸致此淺人
之責是用震懼不遑寧處他家貞深危夢凡諸致此淺人
尺是斷是鑄屈指星霜適二十日年來樹墓道日言辰良
昭示永久不顯其光告慶敢煮洞酌雲仍齊會感
懷亦切精靈如在庶幾歆之
先妣貞敬夫人之祔後告入廟文

年月日哀子成龍敢昭告于
先妣貞敬夫人金氏之靈
成龍誠不孝罪在滅親號呼靡及永閟重泉
膝下動經年歲克祔之餐記在倘兄辛丑春伯兄不幸
病革家人齊聲遑遑皆曰先妣皆聞必驚憂致疾事不
可測不得已灌鼻灌鼻之藥入口即吐氣息奄奄
不啻實告欲泣不忍泣入口即吐氣息奄奄
禍重仍遭大變不意之設亦非其所自之愛慨入心年正月長孫沐又喪
之設亦非其所自之愛慨入心年正月長孫沐又喪
茲孤元道以詞孫代狩
敬奉
不敢遑越不出門孤哀子

岡拯伏惟先妣尚克鑒

歲甲辰月日前侯樽固沒祖奠告沒子男之靈嗚呼哀哉沒今欲捨我何之人生脩短有數賢哲所難免吾非不知此而爲無益之慟也顧沒之亡也吾所傷痛者非一吾居家薦疒生理不能撫養沒使沒冬寒而短褐不掩體年豐而蔬糲不充腹戊戌之冬叅被譴南還使沒流離道路衢冒風雪以傷榮衛及其育病也吾又在尊士中無暇省沒久愈益覺治療失宜使沒病從微至深日益況劇漸不可救沒有純明之質孝友之性夙成之器穎出之才天之賦沒既不薄矣何獨嗇其壽而不與沒以年良由吾積惡深神明不見佑遷奪其所愛種種不幸皆余之致古云生而不兗水火父母之罪吾實負沒尚復何言沒平日愛親至篤小離膝下輒悲不自勝今沒之亡忽忽已二十餘日矣形雖戢於一木尚有魂魄何不一與二吉夢相接耶豈窅幽明所隔不能自由耶抑魂氣飄散如烟消霧釋不能復合耶嗚呼痛哉尚復忍言吾初欲葬沒于此不意穿穴遇石改卜於軍威松峴祖考妣墓次貞敬夫人墓下沒嬌母貞敬夫人李氏柩亦在其傍魂應無沒得相依爲安去此百里而近將以明旦發卯送沒柩來十二月初一日丙午乃葬日沒其知耶不知耶嗚呼哀哉尚饗

品也貝者旦夕欽奠之日誰治造物多猜從古而然哼天莫
聞余何汝年十有長陽無後當立主使汝兄弟
主之終不使汝為無後之鬼吾之所以致力於汝者惟
此而已一慟之餘更有何言嗚呼哀哉

祭長子[illegible]文

年月日老父使前福告亡子長水察訪衛之靈嗚呼
哀哉汝之至此我之罪也前年祖亡今年汝又亡僅數
月而大降酷禍荐疊予此良由積孽深行負神明不即
勤厥命而禍延於汝第愈働之極尚復何言嗚呼汝生
二十八歲孝友儉敬溫柔謙遜鄙倍之言不形於口惰
慢之容不設於身營為枉曲之私不出於心思洞洞屬

屬表裡如一吾大者望汝立身揚名以為邦國之光小
者望汝保守門户以繼祖先之業奈何一疾沉綿奄至
於此嗚呼哀哉尚復何言嗚呼汝之亡忽忽已九月于
茲過期未葬亦余之過將以今月某日葬汝於軍威先
祖墓傍及汝先妣貞敬夫人墓後此乃汝平日之志幽
明一理死者有知地下之樂想必融融白首殘形獨立
人世長號莫及唯汝老父耳嗚呼哀哉尚復何言汝子
幼稚未可執喪禮且以保養為重今於葬時亦不得使
之隨行余亦老病不可遠出姑令汝弟移代執葬事汝
其知耶嗚呼汝既為善於平生天之報施或有其日汝
子若幸而成長則身後之計尚或有私所望只此耳言

之至此長慟欲絶汝其有知應聽我言嗚呼哀哉

祭金昌遠文

豐山柳成龍聞金江陵昌遠旅櫬行過山前欲往哭適連日大寒病不能出乃遣庶子袴以餅酒代奠於靈座而告之曰嗚呼昌遠君何遽至於斯歲屬龍蛇哲人其萎洪水崩山昔賢所悲君而至此莫非天時萬事已矣夫復何為君生德門金玉為質自弊華美不暇雕飾弱冠頴脫富于文詞飛聲藝苑濯鱗天池王署鑾坡無往不宜中間迍邅實由我故棲遲嶺海漸迫遲暮世故萬變中心如結惟其自信不恕窮阨前年二月君向滇州握手相看霜雪滿頭自知衰老前期難卜留連累日不忍相別寧知此別遂成永訣故山千里丹旐翩翩聞於此夕行過山前抱病窮谷氣力綿憊情欲往弔力未能及使鷄壺酒遣人代哭事未稱情愧負平昔君如有知庶鑒心曲

碑碣

砥柱中流碑

豐山柳侯雲龍宰仁同縣之三年大修吉子墓直墓之左得高阜前俯洛流後倚爲峯郊原彌迤烟沙浩渺顧瞻樂之載龜載謀築書院其上復寫屋以祀先生監司李公山甫暨善山府使柳斯文德粹共贊是舉爲之區畫經營以助其不給後用易就不數月而告成於是前

建石碑刻中原人楊晴川所書砥柱中流四大字既訖功候命其弟成龍曰吾將以此表先生之節而爲教於後爾其志諸陰成龍不敢辭謹請砥柱之義候曰四瀆之中惟河爲大方其橫流汎濫於天下也蕩崑崙觸呂梁瞲龍門吞伊洛放于梁宋之郊涵湧震激日星晦昧陵谷易置浩浩湯湯橫無際涯崇山絶岸盡爲所包不啻以高大自見舉萬物而靡然也於此有石焉介乎孫崎卓爾秀出當噴薄衝擊之會而捍其逆折崩潰之勢沙石以礪之不足以動其堅洪波以汨之不足以撓其高巍然截然應萬古而如一日其名曰砥柱夫物誠有之人亦宜然余嘗觀於古之忠烈士特立於流俗而不變者其類於是歟爾乃邦國喪敗而朝變遷清濁同流薰蕕混質前有爵祿之誘淺有刀鋸之懼人心以苟免爲幸世道以干進爲貴上焉者攀附雲衢下焉者喘息草間滔滔一世莫能自拔於是有介士焉挺立自奮守死善道能以一身任宇宙綱常之重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義烈昭於當代而風聲表於後世以此喻彼夫誰曰不然若吉先生仕於高麗之季知其將亡高蹈雲林迨乎　聖人作萬物覩日月新輝山川改觀向之飲食咽濡於王氏之門者奔走恐後而先生以不事二姓之義正色昌言屏跡衡門矢死不起其忠烈矣夫犯天下之大難立天下之大節行天下之人之

所不能爲能使烏山一區獨留王氏甲子於數十年之久嗚呼其真砥柱也夫於此義乎取焉成龍曰先生之節則高矣兄之取譬則然矣其欲以此爲教者何歟侯喟然曰天下之物必先有以自守然後能有以勝物彼砥柱也惟其高也堅也故初不期於洪水而洪水不能以動之志士仁人惟其先審乎舍之分於內而確乎不拔故富貴貧賤威武不能以撓之吾欲以此風勵學者成龍曰近矣願進此而畢其說侯曰人之所欲莫甚於生所惡莫甚於死其所愛慕而必得者莫甚於富貴苟任其情而無有以制之則凡可以避死趍生求富貴者何不爲耶於是賊倫悖理之習遺君後親之風充塞彌漫

如河決海潰以至三綱淪九法斁人類化爲禽獸聖人有憂之教人以先立其本心本心者何耶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命於天而則於物者也斯吾之所固有無待於外者或不能盡其道者欲蔽之也去其蔽復其初則本心立矣而外物自輕由是則生而有不爲也死而有不避也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曾何足以動其一髮乎然則利欲者滔水也本心者砥柱也人豈有不能砥柱於已而能砥柱於世者哉故凡樹大節於危難之中而不變者皆先立其本心於平日而不失者也即吉先生是已彼碁峯而生汩汩而行沉淪於欲浪蕩覆之中而不能自拔者聞先生之風來砥柱之義得無有

惕然有省於日用之間而能有所立以遏其洪流者乎
斯道行則宇宙之綫掇生民之拄石繇此以立而下土
之昏墊殆有濟矣以此爲教莫亦庶幾乎成龍起拜曰
盡之矣余不能外此而爲說謹叙其所聞若而繇之以
歌歌曰

烏山兮何有有紀兮有堂洛水兮泛泛其流兮孔長一
抔兮荒原維先生之藏斲石兮鐫辭要萬載兮歌先謀
忠兮責孝惠我人兮無疆薦蘭有兮酌桂醑魂髣髴兮
徜徉仰高山兮俯清流思先生兮可忘

外祖進士金府君碣銘

公諱先粹字國華金氏本新羅宗姓而麗時諱方慶爲
上洛府院君樹大勳于世公其後也曾祖咸吉道監牧
官子瞻祖司直孝溫考諱克諧登文科官至知禮縣監
公天性恬淡風神端潔於富貴利達泊然無所嗜早以
能詩聞儕輩間中弘治辛酉進士既而棄舉業居義
城之北村不復有進取意屯邅有緣松一莽青翠葱欝
蔭可數畝公愛之日飲酒嘯詩偃仰於其下自號松隱
處士家貧衣食不給而公曠不以爲意終日欣欣無一
不適意時隣里賢愚少長莫不敬慕而樂就焉公孝友
天至知禮公早世事先妣數十年所以承顏順旨者無
不至一弟在安東每約來則倚門以待日晚不食必與
同餐平生口不道營産惟古人嘉言善行誦歌稱道

之不輟故婢僕亦習聞而能傳之嗚呼公可謂篤行君子矣雖古之處約養高之士何以加焉公庚娶南氏生一子溏女一人適金珣後娶順天張氏察直副使弘之後僉正日新之女生五女長適申澤次適金溫次適柳仲郢觀察使次適李參訓道昌溏生一女禮德麟一子世佑金珣生二子生河生濱一女康洎潛申澤生二子六年大有三女金敍文希禎趙希祖忠順衛生三子應夏應商應周金溫生一子命堅觀察使三女李潤壽金宗武鄭好仁訓導生一女金垣內外孫男女百餘人賢有識慮與公窮居食淡而亦有以自樂無厭苦意公生於成化戊子終于嘉靖癸亥享年九十六臨終沐浴隱几屈指自語曰足矣有頃倏然而逝肌膚如生張夫人先公數年卒嘉靖己未卒年八十八葬于大谷山乾坐巽向之原及公之歿就與葬焉同域異塋之制焉其後二十二年外孫柳成龍承 朝命按節南來就省公墓而祭之傷其墓道無刻而人懼湮德幽光因至泯沒于後遂立短碣於前略敘于陰如右百歲之下必有因此而得公之大槩者矣

高麗大師權公墓表

安東府西六十里而遠有山曰天燈其中坎坐南向之原實高麗三韓壁上三重大匡亞父功臣權公冠履所藏

也公諱宗本新羅宗姓維末公字古昌郡以地迎麗祖有功得賜姓襲金之高攀自公始其後子孫益大以蕃歷麗以及我朝冠冕不絕世之數名宗臣閥必以攀氏為首其亦盛矣始公既葬墓道闕顯刻世道愈遠毗域湮廢無有知其處者成化間公十八代孫平昌郡守雍乃極意求尋於墓傍獲誌石就加封樹臨發遺命自祔葬其原為守護計即墓南第三塚是也而雍之子裕綽等承雍之志立石而標之慵齋李公宗準識其陰萬曆戊子公遠孫今觀察使君克智以旌節鎮南服巡到子此展省松楸合宗人之在一境者以祭之既卒事後隸誤觸石仆地而壞觀察使即與宗人謀買石鐫治將治

吉改樹以成龍亦係公外派屬記其事余竊謂公之勳業載史策嗣息具譜牒惠澤在邦人無容更贅謹略具立石顛末俾來者有考焉按譜稱公為大師而舊刻無載疑不敢加云

儀賓府經歷南公碣銘

禹之先本出丹陽高麗時諱天錫仕至中郎將兼監察雜端其後有密直副使諱平判密直致仕贈門下侍中諱福生稍益顯侍中生諱仁烈佐　本朝為議政府左政丞謚靖平名在史牒禹氏始大靖平之子諱良壽知高城郡事贈兵曹參判生諱孝剛工曹參判寶文閣提學是公高祖也曾祖諱祈平襄判官祖諱禎典艦司提

檢考諱成允承仕郎騎寒暄金先生以道義訓後進承仕公從之遊孝友之行爲世所稱娩穰德黃氏副司果諱汀之女以正德己巳生公公諱彦謙字益之事舉子業中丁酉生員　中庸大本年十六論頗激賞吾太刻公爲掌議以恬和鎮之衆心安焉庚戌太學生以公名合薦于朝授義禁府都事移授歸厚署別提七月復爲都事以問事敏給見推辛亥僉事癸丑復拜都事有親族爲本府經歷者公在決應遷銓曹惜公之稱職也欲移經歷他司公謂金吾推官途爲撻義不可銓官嘉其意遂移典籤司別提丙辰親族去又拜都事陞經歷轉敦寧府主簿掌隸院司評癸推刷都監即廳不苟而事理庚申拜繕工監判官時造嘉禮都監儀物冬爲洪州判官未赴辛酉通判安南府有惠政秩滿入爲尚瑞院判官丁卯冬出守凱山縣西民無蓄貲仰給官倉典守者偷耗倉實民難食其半而雜取盈焉公廉知其弊始大治府庫高垣墻周向鑰謹監視自是奸偷屏跡升斗無欠一境盡歡以爲前世賜其還也鏊車相隨者或至數日而不忍去癸酉拜儀賓府都事尋改宗廟署令陸儀賓府經歷移濟用監僉正又爲經歷是年十一月丁丑以疾卒享年六十五明年甲戌二月庚午葬于廣州中道大王里申坐寅向之原從先塋也公生而有美質純謹異常凡所玩好雖愛之甚父母有不悅輒棄

去不復為八九歲遊里閭見有行鄉約禮者樂之稍長事聞人長者爲學不倦居家事親孝與兄弟友待族黨厚睦夫人患風疾長在床褥公晨夜在視寒暖之節調其藥餌未嘗委之人積數十年不懈服勞奉養爲痛每誦古人雖欲孝誰爲孝之語輒嗚咽流涕與弟奉事俟謙相愛篤終日對坐同席怡如也田宅藏穫之分不立契券以便易相占其經紀家事無彼此間及奉事公卒公踊慟啜粥者幾月餘撫恤族屬産息如已出教子弟以倫理爲先平居凡灑掃應對必令子弟爲之人或疑其妨學業公曰此固其職也苟不知此讀書何爲官既然曰吾猶及見鄉約法矣

教道之方一廢欲治革成就難矣待朋友以誠不以僞疾貳其心見有貪窮患難憫惻禁府都事也忠州獄起朝士多坐謙讓如不及公之爲義如也公獨日候問若平生孝親察瀣逍謗被竄公押去病甚止中道令子姪白令安意調息吏胥懼及禍交謁更誅不聽畢有以此欲陷公者數多孝公卒遂免又能尚德好善當師劉諱既殁事甚妥如藹存時醜山有元亨貞姜仁福者有孝行公摩過之列其行申于監司公之爲實數厚皆此類也視世之虛飾矯以賭赫赫之名而中實揭然者真何如也公配金氏司圃石璞之女生三男三女男長心傳早世次牀傳出繼奉事後中戊

承科應清顯為養守永寧縣以文行聞次道傳業儒女
長適縣監洪翼昌次適宗室興義守壽麒次適判官韓
守真早世心傳娶忠義衛鄭瑛女生一女幼洪翼昌生一
男一女壻永原興成龍交厚介求索銘不敢以蕪拙辭謹次
其大略而係以銘銘曰

丹陽茂閥世有顯聞翼翼靖平舊庸熙運繼緒敦光益
昭庭訓公生端慤責以學問潛心行原古人是近雲程
躓騁學論鈐債聲于卑冗動莫不殽一麾分憂頻府關
郡寬居惠物百里無喧胡豐其積而嗇其分大期俄至
曾莫究蘊尚留後慶如火申煴天報之厚至是靡斬刻
辭貞珉永世其奮

南處士墓表

萬曆庚辰三月戊申南君義仲卒越閏四月庚申朋友
欽祿與賻葬君子大峴之聽谷其明年又相與言曰斯
人也既不幸而此又無以顯諸幽無乃夷于曩昔以
沉泯乎後世是謂若宗道為之購工治石樹三尺之標
于墓南聞以旌生字之狀屬余曰顧為銘余平日從君
遊久未嘗不敬服君志行之炯今君之亡也悼惜之情
實有不得無言者謹受而敘之曰君諱致利義仲其字
也英宁寧海人後徙安東小高祖諱凱實錄嘉善大夫德宮曾

祖諱敬孫通政使司通政使贈資政大
卞氏進士有源之女君生八歲而孤能
教督隣黨稱之退溪李先生以道學
慨然登門講究生終而君念慕不懈早以
親故專事甘旨以不及丁亞遭卞夫人憂情
益重心喪已之學其於正容謹節論書明理之功日有
所富其進甚銳同類皆自以文俱備雖甚瘠猶執禮不變足不出山門者三年喪未
闋而伯兄逝君周已斃至是又居兄喪次第而歸病遂
劇不能起享年纔三十八初君固於貧窶薪水之供或
資隣比居無以庇風雨妻子皆寒餓聞者皆動色而君

斷不以爲意惟閉門讀誦而已或慫慰之輒曰人惟畏
死故百事不得做吾輩固應以死自守耳君之病也有
女子并而圖婦者以兄喪未朞止所親以君病已危勸
且循權君毅然不許其制事蒙正如此君配宜寧南氏
二男曄慶兩慶四女皆在室嗟夫今世之士以儒自名
者多矣寧有能於俗學之外知有聖賢之學而志之者
乎志焉而能潛修篤行不以得喪欣戚貳之者乎以君
之才之識已足以自見於世而獨不汲汲於進取顧乃
悅義理之菊蒙而味衆人之所不味斉夫浮僞堅苦刻
勵以求造乎日章之實其志已可貴矣若夫平生所處
貧窮憂疾皆人之所難堪者而君又爲安意順受方且

以為進學力行之地而自勵焉至於窮死而無悔恨色豈無所得於已而可勉為也哉內之重者外不得不輕君於此已必有過人者矣余他日觀君之為人固愛其雅靚純篤至於論學雖知其切實尚恐有滯礙處君之未死前數日得君之書札而讀之其所論又明白開爽不但如前日之見余是以知君之學又日進而其來未可量也天不假年而至於斯命矣夫銘斯有辭銘曰有嘉穀於前其田也良其種也時其耘也勤以待日至之期將食其積禾秋以菱歸答于誰銘以表幽以永其思

大司憲鄭公碣銘

余少遊漢鄒往往聞人稱賢大夫必曰鄭公其後余與公之仲胤令延安府使嫉藩俱聘于李氏之門相好也間從君泚謁公已病家居望其儀度聆其音旨翕然信厚君子也嘉靖丙寅十月公卒癸亥子龍仁縣枚內里寅坐申向之原又二十年乙酉府使公以墓道之銘屬余辭不獲已請其詳君曰先公生于癸亥殁于內寅春秋六十四中戊子司馬丁酉文科戊戌擢英試初補承文院陞正字著作博士西敘為司勇司猛司正復由博士陞成均典籍歷户曹佐郎禮曹正郎出為忠清都事入為工曹正郎司憲府持平成均直講以書狀官赴京還為漢城庶尹再為典籍陞司藝司導司寺副正司聽司宰

寺正司憲府掌令轉掌樂院僉正內資寺正禮曹佐郎
府檢詳陞舍人司諫西還為大護軍入三堂為
校理陞副應教典翰直提學階通政拜副提學移司諫
院大司諫賀冬至于京師特陞嘉善大夫司憲府大司
憲轉漢城府右尹出為黃海道觀察使自是有病不能
從仕者數年此先公歷官也先公十歲遭外憂雖幼不
能成禮而心喪三年後居內艱廬墓致哀足跡未嘗出
山外祭先盡其誠齋沐必謹具酒必親至老病不懈有二
兄一弟相繼早殞晚年益傷零落讀詩至常棣未嘗不
三復流涕敎養諸姪無異己出門庭之間雍如也久
侍經席多所啓沃　明宗嘗曰鄭某讀書謹厚人也其

在臺院也容入小過而不喜激訐然亦未嘗觀望時勢
而有所左右時政在戚里勢燄薰炙無敢言者公進戒
曰外屬恣橫宜加裁抑無使滋蔓　上嘉之曰卿言大
有遠慮與人交能有終始死生患難周恤甚力見世之
利盡交疎者鄙之自奉清素衣服居處蕭然若寒士及
卒無以為喪合公私之賻始克襄事此先公行實大槩
也余數曰始吾於公也見其外而信其內今又益驗於
行事之實而後知向之所信不差也嗚呼世未矣寧復
有斯人歟夫其孝於親友於兄弟忠於事君信於朋友
而又發之以詩實將之以廉潔公之於善行備美於法
應銘謹按鄭氏溫陽人曾祖悟成均生員祖二孫忠豐

縣監考守綱通津縣監及公之貴朝廷贈生員府君通
禮院左通禮廼豐縣監府君承政院左承旨通津縣監
府君吏曹參判公諱裕孚公綽娶清州韓氏左議政確
其高祖而主簿守性其考也二男長娵隣永慶為義興
縣監次即府使登文科屢守郡邑皆有聲績孫男瓚璜
璲珣瑛玭瑚孫女長適文士縣監閔仁伯次適士人
李永慶次適李縫瓚生一男幼銘曰
有貴于門或疾于室孰燁其華而衍其實閭閻鄭公厥
德信厚仟浮去偽惟本是取既積于躬又貽于後娵美
維何韓姓女士育社紹光有增無圮維龍之麓珉碣高
峙我銘無愧百世敬止

祖考贈戶曹參判府君墓表改竪記

嘉靖己未祖考郡守府君歿于京師先君奉喪返葬于
祖妣令人李氏墓左明年庚申立石題舊銜而刻之後
五年甲子先君為黃海道觀察使朝廷推恩贈郡守府
君戶曹參判令人貞夫人先君欲改墓表時貞夫人兄
子李公友閔觀察南道先君訪李公代石于醴泉已輸
到山而竟以遊宦遠方未遑刻為磨瑩周先君前竪
至今十有三年而事故相仍力未有及乙酉孫二為
仁同縣監嘗松楸近歲晴沙注來窮祖物其先志無慨
大懼無以責泉石示子孫遂購工治石三首而刻其贈
秩行職及祖妣封號將消古告墓而立之俾成記略志

其事於後俾來者有考焉惟府君夫人
子沒者追溪李先生既銘藏之又以永公
末以後雲龍等衆議
不及並見於前文者不可不錄謹敘列如左府君一男
即觀察使府君請神郡二女壻金弘錫李宗觀察使
府君有二子三女長雲龍為仁同縣監次成龍登文科
為嘗憲大夫禮曹判書女長適士人李閏壽次適金宗
武婁樹察訪次適鄭好仁安陰縣監雲龍有二子二女
孫樹禧俱業儒女適弘文館正字金弘徵次幼孫有一
子二女弘徵有二女嘗幼成龍有二女三男女長適上
人李文奐男祕禎珍俱幼李潤壽有四男一女金宗武有

二男一女鄭好仁有三女金弘錫生一女適金格有四
男一女李夢雲一女適金勉有一男內外諸孫三十餘
人孫嘗憲大夫禮曹判書兼同知經筵春秋館成均
館事弘文館提學成龍謹誌

故通政大夫守黃海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裴
公神道碑銘
并序

故通政大夫守黃海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裴
公沒友李後七年其孤世子浣馬龍吉以公行狀抵余
門求墓道銘余讀而悲之曰吾惟後死知沒友者莫吾
若吾亦沒友銘而誰耶顧衰病無筆力奈不足張沒友
何龍吉請益堅不忍終辭乃先敘平生後據行狀言繼

以銘嗚呼余年十六始舉漢城監試其秋汝友自鄉來
嶄然出頭角已為儕輩所推論古今事貫穿縱橫音吐
洪暢左右聳服余樂其之日造其居而聽焉入院之夕
余就汝友宿九街人靜月明如晝鍾漏聲終夜在耳雞
鳴汝友就余起聯騎赴院止庭中大槐樹下仰見火光
中綠葉碧層可愛及題出汝友不構思日未暮二篇俱
成沛然有餘力余詩成而不能寫汝友代余書拆開余卒
中而汝友見屈還鄉余復佩酒相送於大街中作幸不幸
語以別自是情好益密未見而思既見則兩忘所趣累
日而不能去今汝友亡余亦老此生寧復有此事耶悲
夫按狀裴氏出興海高麗時有景分為檢校將軍四世

而榮至為典理判書平壤尹子詮事忠烈忠宣賜誠勤
宣力翊戴佐命功臣韓山君封興海君興海之裴由是益顯
有子尚志仕至判司僕寺事有高節遠識閔事棄官歸
時麗業已訖遂弃居于安東商益鷄林利谷堂以拍竹自
見其意以終拍竹之後司憲府掌平樂錄事孝長抱成
將軍諱紅赤實公之高祖也曾祖成均進士諱以純贈
通訓大夫通禮院左通禮祖成均生員諱嶽贈通政大
夫左承旨考諱天錫忠佐副衛司果贈吉善君大人忠
參判妣迎日鄭氏贈貞夫人三世皆以公貴公中戊午生貞
甲子舉禮成均館學諭學錄學正典籍之職皆佐郎
癸酉丁參判公憂乙亥服闋拜刑禮曹佐郎及成均館

典籍刑曹正即肯不就又以司諫院正言下　旨特召
以疾辭外遷豐基郡守赴任秩滿還鄉拜承文院校理
不赴辛巳拜襄陽府使癸未召入爲司憲府掌令既而
遞爲成均館司藝兼直講司諫院正言復爲司藝掌
令參修成均館司成司諫院獻納兼春秋諮記注官俄而
遷入弘文館爲修撰知製教兼　經筵檢討官春秋館
記事官陞司諫院司諫復入玉堂爲副校理兼拜掌令
司諫乙酉冬陞通政爲承政院同副承旨兼　經筵參
贊官春秋館修撰官出納稱允陞右副左副俄遞爲上
護軍拜掌隸院判決事轉成均館大司成時有使臣聘
上國者多非其人或失方物於途或失火于玉河館

朝廷惶恐擇使陳謝以公應選公臨行以養士之地長
官不可久曠辭遞大司成滯瘟府命知事以行還拜右
承旨以病辭時黃海道歲連歉朝議急荒政以爲擇任
監司乃可濟遂以公爲觀察使時公病未瘳力疾巡行
諸邑不憚勞苦病遂增劇再疏得遞卒于道上享年五
十五訃聞遂近　朝廷賻祭如禮下一路以船舉
護其行其年十月己巳葬于府北奈城縣南崖山震坐
兌向之原　命參判介慕後從公治命也公少喪大夫人
家貧能力學自奮以至貴顯皆辭及守豐基嚴以律己
梗者頗不悅然卒已而稱治去後多遺愛襄陽濱海之

邑士俗淳樸公因俗為治乃更御之以寬簡蘇殘起廢
政聲尤藉尤重祀事釋菜社稷城隍厲祭醫皆以身親
之每年祭東海神祝畢自京師至公凌晨潛革蓋嚴以謹
雨暘祈禱多獲其應入城隍祠討巫以紙錢溷其中公
命撤以焚之掃地即事止遠近有警運南方粟以給軍
餉人有建言造大船濱海者不利風濤輒墜溺民甚苦
之公知其弊以掌令還朝也郎言竹 上罷之又請禁
同姓為婚者時朝論歧而為二乘時昔多端攻擊必傷
士類公甚憂之其立朝言論不激不隨識者知公之有
立焉有冒陞憲長者衆皆駭異而不敢言公在諫院獨
曰禍福二人也當盡在我者遂論之又啓劄陪其主得僞

勳者名籍人皆快之公之陳謝京師也得廢冀 皇勑
及欽賜蟒龍衣以還 上嘉之曰非專對之忠何以得
此錫以內廐馬在黃海道發倉賑饑區畫條理無不極
盡賴以生活者不紀其數既而病甚憊龍言以牛肉能
補羸得之以進公却之曰吾持一方風憲先食禁肉可
乎無隔爾父為也嗚呼公於一飲食之微謹斃而不變
其志其他可知也已蓋公居家誠孝至篤喪以禄大遠
養為終身之慽言及輒淚下其侍參判公之病衣不解
帶藥必先嘗喪終盡其禮廬下墓側三年不下家友
受諸弟多人所難及者其治諸喪者蓋有本而然非
偶爾也晚年卜築於楮亭之上名曰

山水且名其齋曰臨淵往往與朋友飲酒賦詩有退休
終焉之志云公配並陽南氏處士蓋臣之女封貞夫人
生二男二女男長曰龍吉中進士薦授翊衛司官季曰
龍弼早夭女適其族
銘曰得之天者粹質耶成之已者非學耶發之名者存
時耶全之孔艱若將有為胡盈止是未究厥施尚有餘
慶徵此銘詩

贈吏曹參判徐公碑銘

徐氏出利川者最遠而顯始阿干神逸起羅季歷高麗
入本朝遥遥六七百年簪紳不絶遂為名族世傳阿干
公有陰德潛神助克昌厥後理或然也子貞敏公弼孫
章威公熙或功捍國難或道濟昇平屹然為麗朝社稷
臣大名垂後公即章威公十二代孫諱某字某曾祖諱運
官止同福縣監祖諱恒河東縣監考諱瓘北部主簿至
公又不仕家居人或疑其中皆公妙子仁元以學行著
揚歷中外遇知　明主萬曆癸卯冬由原州牧使擢本
道觀察使節度兵馬水軍朝廷推恩三代贈公嘉善大
夫吏曹參判無同知義禁府事公配朴氏貞夫人主簿
府君贈通政大夫承政院左承旨無　經筵參贊官妣
密陽朴氏淑夫人河東府君贈通禮院左通禮次是人
又以知天之所以報徐氏益未急也余幼時以通家童
子屢獲從公望公儀表於綱人廣坐中益偉然長者即

古所謂士人長德公是也鄉人會公在席論說保保凡曲直難辨者得公一語無不允協而退其後余又從觀察使遊益聞公平生言行之懿公少孤負奉大夫人三十餘年色養無違出外遇小珍異未嘗不懷歸偏甘旨大夫人歿公年已五十餘居喪毀甚幾滅性至行純篤非他人所及公拙於治生所居環堵蕭然甫免凍餒而給晏如也人勸之仕不應親舊之在權地者是跡罕及於門以此終身自靡而無悔色自臧休休其持已廉靖又如此夫人系出新羅宗姓曾祖徐昌觀察使祖續主簿考義齡通仕郎妣坡平尹氏郡守壽泉之女十歲歸徐氏事舅姑禮甚備姑老病飲食藥物非夫人手調不進至便旋掃滌必親連晝夜不少懈斥去奢靡脂粉不御絕妬忌之行亟視不入門不以瘠疫拘忌發祭祀篤於親戚恩拊子女罵詈撾扑不及於婢僕嘗居十四年備經窮厄而事非義不行及病革勑子弟治喪具斂然而逝世稱賢母嗚呼公與夫人蓄厚於己而不自食宜其有賢子以為身後榮夫豈偶然哉公生正德己巳歿以嘉靖庚申夫人生正德壬申歿以萬曆癸酉公歿之年九月癸未葬子水原治東長足里丑坐未向之原其後夫人歿用十二月乙未祔葬于公墓之左公有三男二女男長善元次卽觀察使率禮元參武舉爲晉州牧使壬辰守城捍賊死女長適士人權琦次適忠義衛

李麟趾吾元有一子繼祢曰千夫牧使有三子一子繼賢爲觀察使後擢琦有一子㷜後麟趾有二男二女皆幼觀察使將改墓石顯刻官封昭示永久乃孝子顯親至情之不能已者以書來速銘累至不獲辭延序而銘之銘曰

其源既浚其流必達其根既泓其實必食公家餘慶益遠彌長刻石墓道用表幽光

墓誌

先考黃海道觀察使府君墓誌

先府君諱仲郢字彥遇姓柳氏世爲安東府豐山縣人八代祖伯仕高麗其後曰都淳著令蘭王曰版圖判書孫判書之子曰從惠入我 朝爲工曹典書子諱洪左軍司正是府君高祖曾祖諱沼副護軍 贈司僕寺正祖諱子溫咸均進士 贈刑曹參議考諱公綽杜城郡守 贈嘉善大夫吏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妣延安李氏教授贈吏曹參議亨禮女亦贈貞夫人皆府君故府君以正德乙亥正月十二日生四歲喪母夫人稍長讀書纂文

中庚子文科補成均館由學諭歷學錄學正至博士有
當商竊學田府君辨于户曹判書私於商府君責之怒
捽辭啓罷然田竟屬學士論歸之再為博士忤權宰又
罷已酉陞典籍轉司憲府監察工曹佐郎出為惟新縣
監聽斷明恕數月邑內稱治時縣新經大獄權奸方陰
中不快意者誣以黨通怒府君上文案不時請拿問事
叵測賴 上察其枉只命罷宰亥叙為刑曹正郎為
御史監軍平安道移工曹陞宗簿寺掌樂院僉正又陞
軍器寺副正癸丑承敬差改軍籍于全羅道吏民稱神
明不敢欺還拜司憲府掌令有輦長恃勢專擅事府君
日與爭論衆憂其觸禍而府君裕如也修景福宮伐石

于懷陵府君啓曰懷陵雖失德見廢亦先時國母伐石
豈無他處 上從之李希賴以遺逆徵拜縣監棄官歸
朝議欲罪之府君又啓曰 朝廷待士當崇禮節養廉耻
要不可束縛今一棄官而遽絕以苛律恐傷大體議雖
不行聞者韙之陞司僕寺正有言望諫為重者復為掌
令甲寅陞司諫院司諫掌樂院正乙卯遣巡撫使兩南
禦倭各率從事二人府君從曹光遠下慶尚道警報方
急入情驟動軍事多倚辦於府君應機整暇一道賴焉
擢通政為義州牧使刑好民之交亘唐人偷掠邊境者
數輩嚴紀律以固關防人大安事聞 上賜表裡一襲
後州人立善政碑然在州頗嚴束赴京譯官不得私帶

禁物又以事積怒摧貴群惡造誣而府君略不辨也任滿爲護軍改僉知中樞府事已未丁外艱服闋仍西衛差管押使貢馬京師還拜刑曹參議遘爲護軍拜黃海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明黜陟抑豪猾裨役均平獄訟無滯民謠詠慕築作成庫貯米布以贍支憲堂絃誦不廢入爲僉知丙寅爲定州牧使戊辰還朝即拜驪州未赴俄移清州是時府君連守外邑識者爲 朝廷惜焉州距忠州牙山道里均舊例納稅牙山由海道漕運船敗輒再稅于民府君言監司改就忠州安流達漢入免其害凡有水旱必先期區畫備盡其方終日憂勞不自暇逸浮民游情者初雖不悅久未嘗不服所至修鄉校或作書院聚學子教之時節迎邑中年七八十者行養老宴各率子弟扶携道路觀者以爲盛事 御史上其政 上又賜衣裏三年兒代歸家公論多言府君在閑不便者明年拜兵曹參知由參知拜承政院同副承旨兼 經遠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陞右副承旨左副入侍 經席多所建白而府君已棲定萬曆元年癸酉府君年五十九三月以病遞承旨六月感疾遂於七月十三日奄至不救遠近震悼

上命禮官弔祭致賻下一路護其歸鳴呼府君忠信渾厚出於天性慶已待人本乎誠意平生毅然有盡瘁徇國之志見諸施設又皆明白洞達而任不過方面壽

禾及耳順宏材碩德況襟莫伸於世豈非命也歟配貞
夫人金氏安東人進士光粹之女生三男三女長文龍
早歿次雲龍業儒以蔭爲與艦司別坐次成龍爲弘文
館修撰女長適李潤壽次適金宗武皆士人季適參奉
鄭好仁雲龍娶參奉李容女生二女三男女適金弘微
男正甫純甫餘皆幼成龍娶縣監李垌女生一男一女
李潤壽一男一女金宗武一女俱幼其壬十一月甲申
返葬于安東府天燈山子坐午向之原實府君外高祖
權氏墓下其上第一墓即權氏始祖幸之墓柳氏自護
軍府君以下塋皆在山中竊惟奠不可無誌不肖孤不
量無狀謹泣血而略記大槩姑右且請碣陰之銘于當
世秉筆者以表墓道垂示無極昊天罔極嗚呼痛哉

先妣貞敬夫人墓誌

先妣姓金氏其先安東人中徙義城之北村安東之金
最遠而顯實新羅宗姓羅亡歷高麗入我　朝上下千七
百餘年代有聞人麗時上洛君方慶以忠勳衛國著大
名于世其後有泰擧直長都評議知印九鬥知印之子
諱子睿咸吉道監牧官即先妣高祖曾祖彰信校尉司
直諱孝温祖諱克諧以文科發身監知禮縣事考諱光
粹進士隱跡杯泉以詩酒自娛補松隱處士年九十六
終妣順天張氏密直副使弘之後訓鍊僉正日新之女
先妣以正德壬申正月二十六日生幼時日侍進士公

習聞詩禮之訓及古今人嘉言懿行既笄歸于我先考
閨範益修嘉靖乙卯先妣始有淑夫人之
號甲子先考寫觀察使用二品阿陸號貞夫人後二十
七年庚寅 朝廷以孤謀 恩贈先考領議政豐山府
院君先妣加貞敬二字號又十二年辛丑考終于河廻
里第實其年八月二十一日也壽九十嗚呼先妣德盛
而天祐之享膺五福非偶爾也自先考歿先妣寡居幾
三十年二子雲龍成龍淸祿佐于朝而成龍充不才乃
馴致卿相受 恩最深歲歸為先妣榮歲庚辰成龍辟
銀臺屢上章陳親老乞外 上憐之以尚州近家特授
之成龍既上官即走迎先妣于家先妣素患轎眩艱於

即路方議舟行時久旱水淺臨發而雨然船行猶不甚
利是夕泊宿多仁縣夜又大雨平岸而止溪澗皆漲遂
以妓樂前道由江汴溪達于城外其後雲龍為仁同縣
仁亦江邑也其往迎亦如是江邊人至今相傳為美談
云癸未冬成龍家居侍側除慶尚監司上疏辭 御批
以本道有老母故授可勿辭自是每年春秋請告省覲
上賜米豆供養之需相繼或輟禁中靑皮褥賜之至
庚寅夏下二錦衣使遺母乃 內殿所御臙世異數聞
者感動既而 上又敎諭必就養京師先妣不得已行
沿途郡邑得 上旨具船輿設供帳通讓道路以為榮
觀壬辰變作成龍扈 駕而西時雲龍為太僕官 上

以有毋特許解官自便由是得奉先妣東還先妣時年已八十一奔竄山谷或負或馬備經艱危人憂其不全卒無戀是時賊鋒充塞遠近士大夫家避亂者什不一保獨先妣所至賊出沒左右近一二里終不來犯子孫婢僕從者甚衆而無一罹禍嗚呼非天其孰使之盖先妣謙恭遜順仁慈惻怛出於天性平居秉心洞洞屬屬常若有畏積一段誠敬之念終始如一無頃刻弛解斯其所以獲報於天也歟少時僑寓神武門外咫未嘗背闕其在涸則必避日月光與人言無貴賤待之盡禮猶恐或傷其意食物有生氣者不忍屠割禽魚之屬亦多放之治家以清素簡寡爲本不事營爲以此財用窘之

往往衣食不給而亦無恨先考屢典大州厩無良馬衣不薰香先妣處內恒守靖挹鈐門之內澹然如水惟先考意是遵是式無毫髮子外事晚二子迎養在官或遇酒肉之奉少豐於前則輒曰浮無濫乎不肖遭遇歷歷或遷官改級先妣不甚喜惟戒之曰無妄言無雜交遊對曰不敢其失官而來也懼無以告久乃知之亦怡如也有遠識每見水旱災異日星風雨之變即嘿然曰莫謂天高人事浮失何所不見此變奚為至哉又曰吾雖婦人家事或不掛念雖心在國事不置云嗚呼先妣之德大者如此其細可略也先妣有二男三女已具先考誌中後雲龍官至通政原州牧使而子正甫改名祿為

平陵察訪純甫改名禔為狼川縣監皆以養仕未子禔
業儒二女壻青松府使金弘微醴泉郡守盧景任成龍
溢入相府叨熟封生四子禔祐禔秬禔早夭二女壻察
訪李文英主簿趙稷庶子禔袒禔女一李潤壽四子焞
燦炯燉二女長適參奉鄭允穆一幼金宗武一子孫女
適士人金澈鄭好仁有三女長適全磊次南元立季尹
商敏祿有二子一女子長元直餘幼禔有四子一女禔
一子三女青松二子三女醴泉二女祐一子禔一女袗
二女李文英二子趙稷二子焞二子炯一子二女鄭允
穆一子二女金宗武一子金澈一女金磊二子皆幼
內外孫及曾孫男女六十六人嗚呼孤兄令五人而三
妹先亡今弟昏伯兄又亡獨不肖在焉而先妣又棄養
子弔子天葬降大禍孽誅莫及卜得是年十二月乙酉
合窆于先考窯左蓋距先考之窆二十有九年矣謹次
其世系封爵志行于篇如右嗚呼痛哉孤哀子成 泣血謹志

通政大夫行慶州牧使柳公墓誌

嗚呼兄亡卜葬之前日謂秘書郎柳袗曰吾兄志行實
無誌敢請余曰吾兄志行實袗所知而袗余衰隕
病悸且一不忍遽操筆為文姑徐之數日又請曰期近矣
不容恐無以示詔後嗣袗之何余曰漸而不可已矣乃
撰咨忍痛操其平生而敘之曰公生嘉靖己亥八月初

六日致以萬曆辛丑三月五日淨手焚香讀書年十五六通小學四書以及經史子集惡能貫穿大義無所遺忘獨不喜舉子業然不敢不勉强從事解額居前列輒予利會試不第三十餘年益厭場屋進取亭不復與退深自咎先生嘗過予家遂近十子初不知依歸公獨首先負笈門請予亦漠然若不甚意益動不懈先生愛其誠為與以書及詩詞刪潤酬贈之勤若連篇累牘多他人所難得者公性耿介不樂俯仰流俗絶意仕宦壬申以先府君命濫補典籍司別駕丙子先府君憂服闋明年授義禁府都事金吾即世稱高選　王府事體既嚴且讞囚按獄皆出即僚手務甚劇非有通敏無

人之才者莫宜居之是時士論已稍稍知公故遷授公居職剸劇有聲未幾辭病還鄉已卯復除司圃署別坐再入金吾為都事陞經歷官滿遷豐儲倉直長未蓋朱墨之繁人多不堪為好胥所駔夭公持察明審吏不敢欺壬午　朝廷揀應官中應詔舉公首陞鈇以勸之得數人公與其選遂自直長陞內資寺主簿秋出為直寶縣監未久以艱病歸中中除二尚縣監簡以指已勤以益職未及完民於至有豪右數輩濡需名蝨鄉柄武斷為非皆自前宰與之為主庇護不敢出聲氣公絕之以法不假貸其人相與造為流言洶洶不已公時之益堅莫不帖息其為治先立科條自士田民戶視貢徭

役以及糴糧出入帳籍紙為十紙滿鈐印記不遺務
在均一額而行之其初或疑其擾繫公後一覽稱便觀
察使敎作實法於它邑使公任之公旣去諸邑事多不便者皆遂寢識者派之安谿焚公新
祠去諸邑事多不便者皆遂寢識者派之安谿焚公新
祠及聽訟廳以用功集民不知費金為山有吉注
作東軒及聽訟廳以用功集民不知費金為山有吉注
書嘉歲久蕪廢行路嗟傷公慨然曰此庸非守宰責耶
即修治之圃以垣牆十步為一列植柱中流四大字為一
即修治之圃以垣牆十步為一列植柱中流四大字為一
士講學其中又其東立石碑刻往哲嘉言懿行無不
邑僻觀四方人經過其下者無不諮嗟已丑獄起
逮捕四出有傷邑守者人自徼為功者公為推官直其
冤事得解觀察使及 御史交上其治行 賜表裏獎

之且命仍任故在仁同終始七年乃去去後民思不已
立碑以頌之入為廣興公舍主簿轉漢城府判官錄勳國
原從功臣二等加階署令壬辰春陞司僕寺僉正四月遭
倭變 國家西遷弟成龍時在捐位泣白於 上臣當死
生從 鸞輿家有老母願解兄職使救母 上憐而許之
公由是負大人東出間關山谷中備經艱苦一家百
口得免兵禍人以為孝誠所致其秋巡察使徽公假守
豐基郡時寇賊衝斗道路梗塞 朝命為倉粟千里外明
年正月朔郡邑進賀表文無全者獨豐基入詣 行宮朝
正如常年 上感動問沒守何人 命賜酒給兒後帖
以遣癸巳春以病辭歸欲又真除郡守兵亂未嘗飢謹

疾疫民死藉死無吊公一至誠賑救多所全活有猺賊群
聚山峽中持兵阻險出入鈔掠食人爲患鄰邑喘惡不
敢下予公設策方略悉如勦捕其黨二凡鎮內外數郡
得安高閭增決通政乙未巡撫原州牧亦 蒞恩也公赴
任未久以親老辭歸上疏言事所陳多軍國務大要言
竹嶺當湖嶺之間而有百二之險實貢國之門戶今嶺下
數邑皆地狹民殘力不能控扼要衝宜復古順興府而
以豐基縣之合丹陽永春堤川清風四邑爲一大鎮使
之夾守嶺路可固末言 朝廷事益切 上嘉之對
稱臣屢稱孱甚言可用是時 朝廷滋欲用公將處以
喉舌經幄之任屢擬銀臺爲不悅者所尼公亦以親故
不復仕公侍大夫人四十餘年無纖毫違忤遇兄弟怡
怡如也少時先府君出牧義州大夫人獨居京師憂思
成疾病危劇公侍側衣不解帶者累月嘗夜徒步叩醫
門求藥門者以夜深見拒公立門外號泣聲達於內醫
遽起迎之自是戒門者公至雖夜必告然藏其誠孝也
大夫人病篤捨可祖考贊成公聞之指公語諸家人曰此
孝子也平生信占好禮凡冠昏喪祭悉遵文公家禮雖
世俗所難行者無不講求行之期於必參酌乎爾禮謹先
祖墓代遠不祀者歲率宗人一祭之亡姊子若女皆令
無託者公皆收養之嫁娶備物奠畀如存兵火之餘
親戚故舊顛連道路若窘以公爲歸公絕甘分少盡心

隱儒褒被害及其萬行顯此公諱雲龍字應見號謙庵
柳氏世為豐山人有恩賜及第伯都承旨參判謚文僖校
禮賓卿追封府院君判書昌緣皆仕高麗而七世祖諱從惠
入我 朝為工曹典書子孫司正諱洪司正子副護軍
諱沼追 贈通訓大夫司僕寺正是公高祖曾祖諱子溫
成均進士 贈正憲大夫吏曹判書祖諱公綽為行嶺郡
守考 贈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知經筵春秋館事
守黃海道觀察使贈純忠補祚功臣大匡輔國崇祿大夫
議政府領議政豐山府院君母貞敬夫人金氏公之殁
也大夫人年九十在堂無恙而公不得終養奄忽至此
遠近慟之被謗者天胡斁此公配鐵城李氏參奉容
之女府院君原之後生三男二女男長栻娶宋惟慎女
生二子一女長元直餘幼次禔娶府使金克一女生四
男二女皆幼次樘娶部將裵斯立女生一男三女皆幼
長女適青松府使金弘徵有三女二子皆幼季適醴泉
郡守盧景任有一女一子皆幼公之諸子女及公之存
皆得成立而栻為平陵察訪禔為狼川縣監二壻同時
守倭郡歲時節序來會公拜大夫人以次奉觴上壽鄉
里莫不歆歎以為榮觀寧知造物者戲劇遽奪公遐算
耶嗚呼慟哉其年五月十五日窆于天嬉山子坐午向
之原不肖弟成龍泣血謹誌其梗槩如右只以掩諸幽
備後患耳於兄之懿美不能有所發明於萬一云嗚呼

悲夫

貞夫人李氏墓誌

萬曆二十九年三月吾兄原州牧使公歿夏五月葬天
燈山子午麓弟成龍既爲誌越五年乙巳九月十六日
夫人李氏繼歿明年二月丁卯祔葬牧使公墓後十步
許孤椅禱等又以墓誌爲言余悲不能應久而以狀來
曰葬而無誌姑後日何余尤悲其意乃曰斯固不可已
也謹據來狀爲誌夫人鐵城人鐵城之李其聞也遠麗
末侍中品有大名即世所謂杏村公者是也杏村之子
岡進賢館提學孫承當我 朝開國初策佐命功官至左
議政封鐵城府院君李氏益大生靈山縣監增實夫人
高祖曾祖佐郎洛祖別坐脉考曰厚陵參奉諱容姚金
氏觀察使緣女夫人生嘉靖丁酉性淑婉在家已心解
女範爲父母所愛年十八歸于柳氏始入門上下交相
慶賀進見舅姑謁家廟肅恭周旋禮無遺者吾先府君
與大夫人喜曰是婦賢可以承我宗事親黨之來見者
亦曰賀得賢婦既而觀於事其所以事親治家供賓祭
接妯娌御婢僕無不允協皆稱道欣欣無間於始至之
日先府君仕于朝且棄養早夫人事之不久獨侍大夫
人五十餘年牧使公至誠奉養夫人亦惟公意是從歛
食衣服無一不適意其在平日者不論壬辰兵起牧使
公與夫人負大夫人東出避亂山谷中備經艱險徙徙

食絶嚼南賣丐貸以充甘旨勺飲粒食必先奉親下至昆幼皆被霑活一行大小無失所者大夫人晚年嘗曰吾婦事我盡誠吾無以報當以吾年與吾婦嗚呼夫人之德大者如此其細者可知也兄歿後　朝廷錄庬　聖原從功臣追　贈嘉善大夫吏曹參判夫人亦封貞夫人有三男二女已具先兄誌長女壻承旨金弘微次女壻弘文校理盧景任及夫人之存爲大府名郡長子梯爲平陵察訪次子樑爲狼川縣監歲時來覲印笏交前鄉里榮之末子檉時未仕梯先夫人歿故夫人之喪長孫元直持重諸孫男六女六外孫男二女四士人權克載進士金槩承肯壻也餘皆幼豐原府院君柳成龍謹誌

金氏墓誌

金氏義城著姓通政大夫刑曹參議宇宏之女通政大夫行三陟府使諱希參之孫其先龍庇高麗時爲太子詹事自是世有顯人華聞遙遙金氏生有美質明惠端秀好讀內訓列女傳等書略通大義父母皆奇愛之十八歸于士人柳成龍所以承事實姑接遇族黨者皆得其宜咸稱爲能婦庚辰四月柳生以病不起金氏晝夜踊擗水漿不入口者累日哭必須絶其年八月隨夫柩自星山返安于安東天燈山艮坐坤向之原即柳氏舊塋也既葬曰留守喪次自祖括以至練期致奠如一日未嘗少懈諠翻朱子家禮喪祭之儀掛于窓壁無當祭

雖委頓床席輒衰絰乃起扶疾治事一遵儀式猶恐一
毫有違於禮至誠動人聞者皆爲之泣下及病革招柳
氏親黨訣怡然而喜蓋其心以速就同穴爲幸故之
死而無恨嗚呼其可哀也已古有善哭其夫而見稱於
經訓者若金致誠於所天而以身殉之情至而禮盡是
其志行之異豈徒罕聞於今世之人而已哉必將旌表
於里閭太史列女之編以爲世勸無疑也金氏生于丁
巳年五月歿于辛巳年五月享年纔二十五有孤數歲
養于外家或者天其篤慶于此以貽爲善之報也歟十
月初七日將卜葬于柳生之兆余於柳生爲再從兄弟
參議公以書命余曰顧爲銘銘曰

謂天之所爲兮獨我偏謂人之所爲兮其如命焉既
無所歸咎兮寧相從於九泉

經男壙記

經男者禮曾判書柳成龍長男也後改名褘經男其小
字也癸酉四月十日成龍以修撰入　經筵既退聞其
生命之曰經男志喜又欲其學經爲儒以大吾門也數
歲與群兒戲從果樹下得其大者顧與其兄自取噉而
小者余偶見問之答曰彼吾兄也兄取其大而弟取其
小宜也自是兒稍長悉遜避不與較七歲讀史略通大
義有時論說古人事出意表至庚治天下七十年不知
天下治歟問左右不矢問在野不知余問之曰庚之德

盛矣而人不知何也經男揩眼前藥汞畏曰此藥初來人
猶聞其香久則不聞竟之德始是也至韓信反死即曰
韓信不反彼舍人告何足信也此皆一不由人言而神解
如此家有祭祀則不脫衣服而臥婢僕曰當祭必以
告告輒起浣出視與獻之儀既畢乃去雖祈寒不廢蓋
自五六歲已然也一日人有饋遺者余戲問曰當受不
當受對曰當受則受不當受則不受余奇其對又問曰
然則交厚者受交薄者否乎曰雖交厚遺之非義則辭
之也一日又試問人讀書欲為科舉仕宦乎他兒對曰
然經男笑曰人讀書欲為善耳科舉何為所交群兒同
戲或有罵詈人父母輒驚惕亟去絶不通來叩門不答
遇諸途必避人問之則曰彼言及父母何可交耶鄙此
者數人愛兄弟甚篤得一臠肉非片割均分則不食也
凡私忌　國忌不論遠近皆行素人或止之則曰安有
一家大人食素而兒子食肉者卒笑未更余謝事南歸
家屬尚留京余心獨念經男不置十月遣人取歸道與
一人偕既至謂余曰今行與妄人偕道上言　朝廷事
甚煩兒厭聞之責曰諺言孰食傳人輒臧言語傳人便
增　朝廷事何預於君而煩說乃爾不止則自為它語
以亂之不令渠上人聞也益其時　朝廷多事恐累余
其識慮之遠如此性謹厚靜居或有言人過惡者必曰
何至是耶恐傳者誤耳嘗出外隣有在童從其後推之

什石傷額角病重幾死僅蘇數年在童戲於水溺死家
婢有快之者經男呵之曰脫余其時見傷而死則汝言
猶可也余今生存而彼獨死何忍幸人之死耶其冬余
有嶺南方伯之命留經男于六夫人側甲申七月余被
召還朝觀其意以離毋久欲隨之余時欲諸京即還
未果勞來也既而不能遽歸經男獨留鄉思其母幾生
病書來言甚悲余不忍冬深始遣數僕搬取在途天寒
手足瘃疼自是神氣稍倦常時寢處必在吾側夜深不
寐待余卧乃卧近十餘日不能曰吾氣困四月十日得
病類寒熱二日猝劇易數醫不能辨其證翌日午死年
十三未死數夕語其妹曰吾夢為翰林學士被人召至
官府我國無如此官名殆非善兆也不久至此痛哉余
家單貧兒息多每見汝寒父母默默而處且幼年從我遠遊既
不以寒暑飢渴煩父母默默而處且幼年從我遠遊既
思毋傷心往來冒寒那客臟腑待時發種種不幸以至
打此死生雖有命莫非吾之積惡行負神明為父不慈
有以致之尚何言乳鳴呼吾與汝為十三年父子汝遽
化為異物棄我而去古人云來生業緣在骨肉當如故
斯言吾不信縱如此誰復知之尚有魂魄則他日相從
地下如其不然則吾心形貌令獨何之吾先世塋在南
吾目端淳之行在吾心形貌令獨何之吾先世塋在南
中吾本欲奠汝骸于先塋之側異時吾窆于傍庶汝死

後再不為思戀父母之魂而遠葬陵不易致沒外祖
龍宮縣監府君外祖母淑人趙氏皆葬廣州光秀山汝
可徙依為安故十月得五月終一閉就葬于其麓辛坐而
向乙昔延陵季子葬其子于嬴博之間而曰骨肉歸于
土魂氣無不之也汝雖葬于此神苟有知應不一日而
離汝父母也嗚呼窮天極地不忘以終吾哀忍操筆為
辭納諸壙冀有遷搖者尚或哀而掩覆之也

貞夫人李氏墓誌

夫人姓李氏始祖璵以　世宗子封廣平大君　世宗
於諸君中特愛廣平賜田宅藏畫厚廣平早卒子永
順君溥當　世祖朝再登文第出入　上卧内宣力為
多生南川君峭南川之子曰昆明正滌卒後追封昆明
君實夫人曾孫也祖諱義蕃親盡終忠義衛考諱炯禧
補官仕至龍宮縣監妣趙氏議政府右參贊文貞公諱
士秀女夫人生壬寅十八歸于成龍三十八以夫貴封
淑夫人四十一陞貞夫人四十八而終己丑七月二十
五日也始成龍為宦至卿而家益貧與寒士等夫人生
長貴富意不堪而安之無慼嗟色獨於賓客祭享頗致
豐腆救人之急或傾竭奩具其在奉身雖敝垢不厭斯
其長也成龍家嶺南往來省親或留滯少一年半年久
或二三歲夫人獨處京館嘗艱苦戊子春望子女就余
于南十月余以秋官卿徵夫人時已病明年春曳疾從

余京弟病益甚六月余欲南覲見病危不忍去夫人知之謂余曰嘗以吾故曠省吾病尚可支一月勉余行余出門顧顏色惘然如將永訣者而不言也余來南纔數日病革報踵至疾馳赴距京第二十里聞訃廣津舟上到家已就木矣嗚呼痛哉夫人京人也平日戀京居以余故將葬于南其年九月送喪歸余闕職守未從繼而國事殷越明年四月始還時喪在淺土已十餘月稚幼滿室互牽余衣號踟悲夫更何以為懷耶卜得五月庚申葬于軍威縣西松峴之原益余祖考參判公祖妣貞夫人葬在焉故就其後而托焉夫人得子輒不育晚得子禕十三夭今存者五人長女適進士李文英生二子次女在室男翊禕移皆幼銘曰

維是祖先之宅莫謂遠於京是依是處其永寧

端人柳氏墓誌

嗚呼此成龍弟二妹故孀禊察訪金宗武妻柳氏墓也壬辰四月倭犯慶尚道巡邊使李鎰戰于尚州北川兵敗適去一軍皆沒宗武以馬官隨在陣中同死不還柳氏時在善山村舍與其姑避兵于金烏山絶頂巖穴中數月倭日往來山下攻掠賴地險不得入然既驚悸夫魂且乏糧飢渴飲食不以時積日病困伯兄時在安東聞之遣數健僕穿賊中昏夜潛行入山迎致盛行籠中以繩懸下崖至一直縣竟不救時九月二十六日也有二

子其長者曰翀有俊才十餘歲已通曉經史子集作詩文語輒驚人容貌端潔如玉先一月亦病死穴中聞者无惜之今其在者曰翀要察訪盧景佺女生一子血屬之託在此一女歸金澈生一男金氏先塋在金烏山阻兵既不可歸奠宗武死又不獲厝不得已伯兄嬰歸天燈山棺斂而殯葬于良坐申向之穴其前數步鄭妹葬在焉其南十餘步即先考妣墓魂魄庶有所依而不至於遊散也嗚呼哀哉妹天性穎粹稟賦絶人平生無疾言遽色乃不得報平居窮甚又嗇壽年纔四十一遭亂漂泊以死天之於人其何如耶宗武故大司諫就文之子成龍念奠之有誌所以備後患吾妹生既不幸其在

後又何可像其無不幸耶是用揮泣而略誌梗槩將以追埋之墓前以慰幽冥之憾抑氏世系載先考觀察使碑文中茲不重述云

淑人柳氏墓誌

淑人柳氏籍豐山觀察使　贈領議政豐山府院君之女妣貞敬夫人安東金氏世系在領議政碑文嘉靖壬子生年十五嫁鄭好仁乃　成廟朝名臣故承旨誠謹之後節度使彦孚之子好仁以蔭仕歷安陰縣監名清慎吏人言淑人內助高多之辰兵起京城陷淑人隨大夫人南遷間關山谷中明年春病歿于安東之燔山先塋之下其冬就葬于良坐坤向之原有三女長歸蔡川

人全磊生二子次歸南元立娶歸士人尙敏曾士人鳴哮
淑人淑而早夭且無男子命也奈何後十一年壬寅始
爲誌納諸旛商以慰後悳云

行狀

先考黃海道觀察使府君行狀

府君諱仲郢字彥遇姓柳氏世爲忠州人本府豐山縣人八
代祖伯悳賜及第仕高麗七代祖蘭至徽仕郎都漆署
令悳賜及第六代祖孫贈版圖判書檢校禮賓卿五代
祖從悳仕我 朝爲工曹典書典善之子諱洪蔭補左軍
司正是先君高祖曾祖諱沼副護軍祖諱子溫成均進
士考諱公綽以門蔭仕至杆城郡守無江陵鎭管兵馬

僉節制使後 朝廷以先考故推 恩贈曾祖護軍府
君通訓大夫司僕寺正祖進士府君通政大夫刑曹參
議考郡守府君嘉善大夫戶曹參判無同知義禁府事
妣令人延安李氏貞夫人夫人實敎被 贈通政大夫
吏曹參議亨禮之女以正德乙亥正月十二日生先君
前四歲夫人殁嗣於乳母已沉厚謹重異凡兒自
季師讀書不待程督聲庶子文科補成均館權知學諭
出爲黃尙敎授不以冗散自懈聚生徒以訓誨之
丙子爲學諭嘉靖庚寅明宗諱峼敬吁有識
者多期以達器有嚮丁由爲富商冒新歲久不問先君被
籍推之商訟于戶曹而判書受商賂欲右之進先君問

狀先君諱劉異一日曰此固密員公不食之乎人皆以公必欲奪
而與富商大賈何意耶判官曰怒其色揮筆疾書無能怨由竟屬
學士論歸之丁亡不敢用再入減均為轉運士陞副使轉司憲右監察御史會佐
攝守罷已再復為轉運使即所至官務釐治庚戌出監雄州縣地廣人悍事煩
劇號難治先君聽斷嚴明簡令不煩心史氏曰民而愛之數
月間一境大治惟新之人至今稱之時縣新經大獄權
奸有誣前監司李瀍私還罪人財產且賊教告變者使
不得上聞繫京兆府推鞫下本邑收文案將對驗鍛鍊
其辭先君不時起遣於是臺諫承風劾以黨護瀍請拿
問司諫李無彊持之尤急事幾不測 上察其枉不許
只命罷職小民多號泣辛亥敘為刑曹正即壬子差平
安道監軍御史巡閱邊備未還遷工曹稍陞宗簿寺僉
正改掌樂院陞軍器寺副正癸丑 朝廷分遣敬差官
于諸道籍電先君生全羅道不擾而事集吏民稱神明
不敢欺九月拜司憲府掌令有臺長恃勢專擅多吏張
事人畏其嫡莫敢難先君遇事必爭其人時或不堪而
先君弊益切同僚有自後制之其刖者益慮其觸禍也然
其人小雖服心意屢從時景福宮突改修伐石子懷菱
先君啓曰懷陵雖失德見褒亦一時為國毋伐石豈無
他處而必於是臣意竊未安 上命改伐于他山三嘉
人之希前以膺起為高宗三縣監監司鄭彦誠邪人也嫉

官以共覺院之不然無顏索官去彥博怒啓謂當罪之會判
書趙士秀於經席亦啓曰守令不能治官事庫藏錢糧
至不能約計輒索官去罪莫大焉今年凶民困中外玩
法請如彥博怒啓先施行遂曰凡守令貪濁官民者必不能
索官能索官者必不貪蠹恥要不可束縛今希顏以遺逸起二葉
崇禮卻以食蠹恥要不可束縛今希顏以遺逸起二葉
官而遽繩以重律恐傷 朝廷待士之體 上曰掌令
言固善然判書之啓切於採時不可不從希顏由此遂
慶士林惜之陸司僕寺正有言臺諫為重者復為掌令
甲寅拜司諫院司諫 迎掌樂院正既律學慶隸擇院中
樂師之聰敏年少者教之鍾律度數之法頗見其效未

久去職其爭亦寢先君官益心不敢悠況度日大槩
如此乙卯夏流寇入 [illegible] 使分道徇 [illegible] 之谷也 [illegible]
曹公雖仗大義 [illegible] 二人先君從曾先遣 [illegible] 慶尚道
息方急入情騷動先君安閒若 [illegible] 日無有堅柔報必曰吾
料賊勢必不至此何為動一道撓焉曾祖諭軍
中事宜託人來告且曰古關此有險此人可當大事故
相告耳陸通政為我州牧州衛上國也參為四門重鎮
前此要往往入關防解弛兩地奸民交通勢實互相資
貸兩引漢人察啓夜刻漏有禁以償之若鳥鼠竊人畜十
餘邊民甚恐不敢出耕作先君既至紀以一刻嚴衛禁

以察奸細城中喧鬧如也有
於官奴舍同家有先君避
臨江瀕吠言於逐發舟搜
盡然吠其先君者數輩
戢皆媿謝申勑所部先君又
軍往來接應自是境上大
無有來犯者丙辰旱荒遠
我國要直抵京師先君以
宴不肯飲酒先君令譯官
曰知東盛衛曾是我國人
胡不見飲二人相顧而笑
稱謝懽然先君具由狀啓留

其使數日厚待遣還皆感拜而去更以善言還報時議
以爲若非先君善處縱令請京則事甚難矣戊午七月
任滿還　朝爲護軍自是居散不遷者累歲蓋先君性方
嚴臨事不撓在州約束赴京譯官甚寄私帶禁物者不
得出境或有宮闈所託而竝見搜索又威里一人爲使
盛輜重攬擾道路大同察訪郭趕以系法事聞諫官繼
論之遂罷其人疑出於先君由此群惡合勢詆誚流布
而先君略不辨也己未五月丁外艱時李襏初得志士
類之淺膚者欲仗之以擯尹元衡先君憂之私語所親
曰此人愚妄果得志必爲國家憂其後引進凶類濁亂
朝政皆如所料辛酉服闋還　朝仍西銜壬戌秋差管押

使貢馬京師癸亥拜刑曹參議六月遍為護軍甲子拜
黃海道觀察使到界之日牒訴墳壟而左右酬酢剖夾
如流未終日而畢人皆稱快安岳郡素多豪右不供徭
役又招納民戶督租簽底無勢者代其役不堪侵撓為
邑中巨弊而吏不敢何問先君按部至郡即計田結以
多少分役强弱如一豪右之詣庭爭辨者以十數多巨
室大家托跡權勢先君捕居首者數人械囚之邑中盡
喧竇容親朋之游說者甚衆卒莫能動自是賦役始均
民甚便之乙丑入為僉知中樞府事丙寅為定州牧使
戊辰還 朝即牧驪州未赴又拜清州牧使是時先君連
守外郡識者為 朝廷惜焉退溪李先生以詩嘗意有

曠蕩天門獨撫襟之句先君為政如前日無所撓改頗
為豪猾所不悅既而漸服至先君去職追思不已州地
廣遠屢或經宿以上民以糶糴打州倉為難先君度便
宜築倉於附縣以時斂散又州距牙山忠州皆二日程
而故例納稅于牙山以海道漕運京師海道艱險類致
覆敗敗則輒再徵其稅于民以充之民以大困先君具
利病言于監司移納于忠州由可興達漢自是舟無覆
沒之患而人免其害先君之施設便民類此辛未任滿
還鄉壬申四月拜兵曹參知時軍政解弛外方軍士上
番者私賂主吏潛自散去以未去者充定名處逐日為
役不敢少息官貢只點空簿為奸吏所奪無敢發其罪

及先君爲參知下吏畏服已去者皆追還立後先是兵
曹點閱軍士所持軍器精鈍必索瑕疵名徵贖無得
免者積布司中以應私需軍士只備贖布而不持軍裝
卒伍愁苦先君始革其弊諸持軍器者免罰無者乃罪
之於是軍士太半備裝受點軍情便之其上番身死不
能自歸者依法典移文各驛護送具令其親屬同來者
隨去有感泣者八月拜承政院同副承旨無經筵參
贊官春秋館編修官十一月以病遞數日復爲右副承
旨入侍 經席多所建白舊例對馬島倭人來朝者還
將尺量所乘船以船隻大小差等受糧倭人雖貧得享
賜而大船不利風濤故來者亦鮮戊辰閒島主請勿尺
量時有主其議者遂許之自是倭人皆乘小船而冒
受大船之糧慶尚道不能給以列邑所儲軍資充代
朝廷惠之將復舊規先君啓曰國家待外夷有其道一
失其宜所係非輕倭虜輕剽既許其請而無故改易則
曲在我矣未必不生愁起釁羣臣意請令承文院先作書
諭曰量船固舊規前日從島主所請者以島主自能分
大小明載書契俾無欺詐今乃奸僞日滋冒濫益甚不
可置而不問島主自今嚴勑下人悉如前約則固善不
然不得不令邊將依舊尺量如此則在我辭直而曲在
彼矣於是遂中多善其議 上從之人以爲深得待
夷之體癸酉三月病遍移拜禮曹參議奉審胎峯于瑞

山道中復拜左副承旨六月感疾遂於七月十三日遽至不救享年纔五十九遠近震悼先君忠信儉約尚於天性豪已待人本乎誠意機變之巧在曲之私不萌於於內虛假之跡矯誕之習不形於外任真素直表裡如一平生以國事為心凡遇職事不論夷險必盡心力曉達時務尤長於裁決雖在煩劇人所不堪而處之沛然常有餘裕前後作邑政刑修舉猶令之尚吏民不敢欺至於詢訪瘼興利祛病恤窮濟人汲汲然惟日不足去之日如始至之日然不以小惠悅人要為久遠之圖規模布置可為後法義州守完君區畫軍務以捍冦盜後有一守很懷自用怒曰何為多事紛紛盡罷之俄而奸

偷復作境上驟然州民庭見爭論乃復遂以無事州民養蠶而不樹桑先君教種桑柘自邊鄙官道以至村巷皆遍一年間蒼生無數遂至成長至今民不可勝用矣尤以興水利為急修築堤隄瀦蓄泉澤以備旱災浮民游惰者初雖不悅久必賴而生活莫不嘆服多於春秋簡騎從巡行境內相視原隰遇田夫蚕婦咨詢疾苦停勉農桑問及其家中生業以察其情故所經之邑雖僻村窮巷之民多識其姓名貧富謂學校風化之本率令之賴妃首學廩之窮真士皆極力營繕未竟而卒觀察黃海也築作成庫藏圖書布以蠟文憲堂清州作一列亭一書院義定皆新鄉校校生以立興學碑以追慕焉又采范中子第

與令弟郡濟學者居之空廨讀書以時請問令親至盡孝諸生列坐講論文義考較所業從容盡日而還其中稍有學識才調者意甚悅親愛猶人廣坐延譽稱道人皆感其誠意率多興起邑人年七八十者有時招迎行養老宴各率子弟扶携道路觀者以為盛事騰病不能赴者致之於家郡邑於春秋釋奠先聖多不致謹惟令不具薦祼興俯讀襲不嚴先君必先期具修齋宿廟下親行非有故不假之人至如城隍壝壇凡祀典所載莫不致其誠敬鴨綠江有龍淵遇水旱則 朝廷降香致祭守宰惮於躬行以土官代事先君露宿江邊至誠祈禱是歲旱甚每禱輒雨州人異之性不好游宴非有賓客綵竹不

近於前在官逐日晨起莅事小病不廢夜則與子弟親朋談話文字以及民事纖纖忘倦侍者困睡求退而先君神氣整肅略無頹惰之色平居雖甚勞倦未嘗坐寢憂深思遠終日勤勞不自逸一日見人有獻事逸遊者必盤言責之居家嚴重寡言徐下有度子弟雖盛暑不敢去上衣侍坐惟謹凡戲慢不實之言無敢出之於口至於祭祀之儀盡其誠敬一遵家禮雖世俗所難行者講求而力行之喈喈盤桓而儕輩寬厚樂易而愛予疑人欺亦應之式先君氣局峻整而不報晚年稍遲非理來干亦自亦宜受而不報晚年稍遲邵邑多歷世變或有名為親舊而背面相負者先君怡然不以為意及

後相遇待之如平日略無毫髮形跡不肖孤待側三十
餘年未嘗見先君有憾恨於一人同里有文士一人年
進後於先君以小事發怒罵辱無遺見者皆憤先君未
嘗言後先君爲政曹會擬兵使望判書曰欲擬其人即官
有不滿之者先君力薦其可用遂見擬爲崇海監司日
營屬有因事上京者到 關下對衆揚言先君爲政不
便且有構誣之言其還子弟聞之大怒請詰問其情先
君笑曰我爲政小人豈無一二不便其心者乎故欲以
此爲誘也何足掛念衣無所問義州牧使張彦邦武人
貪冒縱肆先君代之盡心措置邑遂以完然未嘗言張
之過一日有使臣來其人年少大言謁先君便曰張某
真國賊幾敗一州公承其後豈不勞乎先君笑曰人言
固過實我不見有是其人曰公學做宰相器度耶某真
國賊不可庇也判官在此吾盡聞之矣先君徐曰通判
所言不可知然張豈至是觀判官亦武人曾貳張細
言其失至是聞先君之言愧謝不已人有死喪長窮困雖
平日所不識爲之哀悼輸心極力救之問人過惡必求
其情未嘗爲刻核已甚之論見人所長稱道樂善好士之誠終始不替而亦不敢於心則尚之一不以外間
知者益鮮凡事宜於理而不敢於心則曰人之所能吾亦能之一不以外間
毀譽利害有所前卻心自安泰容足地公人教之曰勿以武力爲家
動不勝其苦賊蒂之內無

庭之間石嚴師閒先生長氏皆有之風必遒令愛甚文
勸善雅正言惟不出子無以承家尚一而病亡成龍
侍側備見疾官 敎諭以朝暮下 北先訓導以朝暮
近纔即階耳何遽陞至此幽劉以有別脩當必有所之代之
曰設事若當一以誠實更不可有一毫欺負之事也計聞
上遣禮官弔祭致賻下一路護送歸先壙安葬金
氏進士光粲之女男長氏文龍甲午文科次雲龍參不需為與艦
司別坐次成龍丙弘文館修撰次增幼學次潤壽金宗
武參奉鄭好仁內外孫男女十人而雲龍長女適士人
金弘徵男正甫純甫餘男女二人皆幼成龍一女一男
潤壽一男一女皆幼其年十一月初八日迈

葵于安東府西天燈山子坐午向之原從先塋也不肖
孤攀殞殉絕無以發揚盛德謹泣血撰次大槩如右將
請於大人君子冀得一言之賜以表墓道垂示無極昊
天罔極嗚呼痛哉

先妣貞敬夫人世系行蹟記

先妣姓金氏其先安東人初實新羅宗姓羅亡入高麗
迄我 朝簪紳相望代有聞人宅姓莫之與京在麗時
其最顯者曰上洛君方慶以忠勳衛國大名垂世其後有
奉翼直長都評議知印九昌知印之子諱子瞻咸吉道
監牧官豪俊不羈喜馳騁弋獵之樂以義城址村多林
藪自安東徙居之以便田牧子孫因家焉即先妣高祖

曾祖彰信校尉司直諱孝温祖諱克諧以文科發身官至知禮縣監考諱光粹進士有高志遠識恬澹寡欲早棄舉子業隱跡林泉以圖史詩酒自娛號松隱處士年九十六終妣順天張氏密直副使弘之後禽正日新之女與進士公媲德亦年八十八以終先妣以壬申正月二十六日生年二十歸于我先君嘉靖乙卯先君陞通政先妣始有淑夫人之號甲子先君為黃海監司用二品例陞號先妣貞夫人後二十七年庚寅以子成龍八相朝廷推　恩加贈先君純忠補祚功臣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豐山府院君封先妣為貞敬夫人又其後十二年辛丑八月二十一日考終于河廻里第享壽九十其年十二月九日乙酉合葬于天燈山先府君窀穸之原先妣天性仁慈惻怛罵詈不形於婢僕與人言無貴賤待之如一惟恐或傷其意平居秉心恂恂屬屬謙恭慎畏若鬼神臨乎上淵氷在乎下無頃刻弛解少時僑寓神武門外坐未嘗背闕其在涸則必避日月光先君屢典大州先妣隨而往焉相守靖挹未嘗以毫髮事干外外言不入於內內言不出於外惟先君志是遵是式以清素為寶財用窘乏而亦無恨雖雲龍等迎養在官而亦如是得一時物新熟則必祝曰天之德也遇酒肉少豐則輒縮然曰得無濫乎居家衣食纔給而曰此亦足矣不肖謭承　朝命馳致卿相

人或榮之而先妣無大欣喜色其失官而來也先妣不以為慼推分處順澹如也易言謙之德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先妣有焉庚辰成龍上疏陳親老乞外　上以尚州近家特命授之其後兄為仁同縣距家僅百里先妣素有虛羸疾貽不能輿行其往還皆用舟具妓樂前道沿流而下岸上奔走聚觀者無數以為盛事云甲申成龍拜慶尚監司上疏辭　御批本道有老母故授可勿辭自是每春秋省覲辭朝多賜米豆供養之物或輟扇皮褥賜之庚寅夏成龍以吏曹判書乞歸覲至賜內廚所御二錦衣使遣妥曠世異恩聞者感動皆以為非不肖之所能及安良由先妣德重所致云是年　上以成

龍在相府往來非便敦諭必就養京師先妣不得已行是時三道郡邑守令以　上命遵護供帳甚盛道路以為榮觀壬辰變作不肖亟　駕而西兄奉先妣東下方寇賊衝斗士大夫家避亂者十不一保獨先妣所至賊兵出沒左右或近一二里終不來犯子孫婢僕從先妣者甚衆而無一罹禍辛丑春兄不幸先亡家人懼先妣傷不敢實告然先妣思念子已六月感微疾沉綿日久雖氣力漸羸而神識愈明焉不肖侍側藥餌調護不能盡其方精誠又無以感動神明未盡百歲之期遽致罔極之變叩地呼天無所逮及罪逆是在予尚復何言先妣有二男三女男長雲龍通政大夫原州牧使次成龍為

議政府領議政勳封豐原府院君良文適幼學麥潤壽
次適察訪金宗武李適郡守鄭好仁僉知生三子祭祠
得祿爲平陵察訪荷爲狼川縣監二女皆士族府使金
弘微體泉郡守盧景任成龍生三子澈禘禧二女皆察
訪李文英主簿趙稷庶子禘祐僖女一李潤壽有四子
焞燦炯煥二女長適參奉鄭允穆一幼金宗武有一子
一女適士人金澈鄭好仁有三女長適全磊次南元
亞李君商敏祿有二子一女子長曰元直餘幼祥有四
子二女禘有一子三女青松有二子三女體泉有二女
皆幼禧有一子禘有二女珍有二女孝文英有二子趙
稷有二子焞有二子炯有一子二女鄭允穆有一子二
女金澈有一子全磊生二子皆幼內外孫男女二十五人曾孫四十一人成龍兄弟五人而
兄及諸妹皆先先妣亡獨成龍在鳴呼痛哉謹述血敘
此世系行述子孫如右以請銘焉伏乞鑑賜九月十八
日孤哀子柳成龍謹記

嘉善大夫司憲府大司憲柳公行狀

公諱景深字士浩世居安東府之豐山縣一代祖泊仕
麗季子蘭亡爲都染署令子孫爲禮賓卿追封成圖判
書子從惠入我　朝爲工曹典書典翰之子證洪以門蔭
爲左軍司正是生公高祖也曾祖諱浴爲副護軍贈通
訓大夫司僕寺正祖諱子溫成均進士以文行見重於

世　贈通政大夫刑曹參議考諟公權登文科官至工
曹正郎後以公貴追　贈禮曹參判同知　經筵事秋
館成均館事妣英陽南氏吏曹參判敏生之曾祖進士
八俊之女以正德丙子生公公自幼時已穎悟不凡稍
長治舉業不勞而成丁酉生員進士方名籍甚已乙正
郎公充書狀官如京師卒於燕都南夫人素有節行摧
殞毀戚以死自期既三年猶不免喪以諸幼孤屬公前
育語之曰吾不能忍而不死以待汝輩今壯遂絶食而
殁事聞于　朝旌表門閭公於兄弟序居長既失怙恃弱
弟幼妹滿室公辛勤鞠養以至成立嫁娶不失其時友
愛篤厚人無間言第景濬娶咸陽朴來省及還未嘗

不涕泣傷懷情動傍人甲辰釋褐遴補承文院乙巳薦
授藝文館檢閱即拜承文院注書是時　朝廷多事文
案讞牘左右填委公應對通敏筆翰如流匆無滯事時
趙公璞安公名世與公送為史官入籍之曰乙巳三注善
羅忠定公檄以鄉曲之故與正郎公有舊以院相入院
每見公必嘆曰柳某有子矣丙午重試文臣公對策為
第一陞拜工曹佐郎轉司諫院正言丁未春遍為禮曹
正郎由禮曹拜弘文館修撰先是正郎公之辛於京師
也李邑為上使與俱有賻襚之恩嘗自德馬意公必附
己欲羅致之累通慇懃公不為謝其或相值亦避不見
邑大憾焉時有韓智源者為邑等鷹犬人皆側目公嘗

面斥其非智源亦怨之而憾交構九月屢奏論劾公罷
之然猶撫無所得但曰物議而已時奸臣專國之心不
愜於心者始以微罪中之致法漸深必流竄誅戮乃已
入多為公危之公即日以一馬載妻孥南下盡貨家室
無還意屏跡園林以書史自娛辛亥夏時論稍解始命
收敘為懷仁縣監縣殘敝已甚吏民亦玄邑中無數日
之蓄公單騎往赴條理有方招集流散數年之間邑遂
以完民至今賴焉癸丑移拜惟新縣監惟新本忠州
舊有牧判官分理其事已酉　朝廷以邑多罪人革為縣
但置縣監一人邑廣民悍詞訟之煩甲於諸州公至之
日新舊簿領雖積如阜軍民牒訴者滿庭公酬酢決遣
頃刻而畢日未昃與賓客飲射為樂一邑盡驚以為古
未有也由是政聲日著世之以吏事自負者聞公之名
皆以為不可及也丙辰以師儒選徵入為成均館直講
俄遷戶曹正郎軍器寺僉正所至官事稱治而下人無
欺負之者戊午為校書館校理從巡邊使金秀文往慶
尚道閱船艦是行也秀文獨承逆議挾便通使一人俱
行公竟晓其心意一日秀文密告曰近日對馬島使者每
來言敝島為國家多設兵艦裨禦外侮勤亦至矣而
朝廷莫知其勞也今欲令軍官帶譯者往視之以驗其
虛實公不可曰吏言難信假使有之亦自救不暇安能
扞我且　朝廷能制此虜賞罰之命乎罰之則不服賞

之則難繼示弱取笑將焉用之必無遣也秀文服其見
遂以公言　啓寢不遣是年陸通政入大為鍾城府使
未赴為忠州牧使時　朝議皆欲擢用公為主權者所尼
久沉冗吏識者恨之會忠州有築城役人以為憚公可
以集事改授忠州時元衡壅海澤大罥田庄于忠州見
公有私屬公曰公事方殷力不及也元衡面色赧然公
退而告諸朋輩朋輩之愛公者大駭巫令公往謝公笑
不應數日臺諫論駁陸遂更赴鍾城未久以驗災不實
罷庚申為光州牧使愛養小民斷制豪右一境肅然期
逾且還也或有誤傳公為羅州牧使者羅州吏有菊舍
畤制者聞之懼甚即毀其家盛令之服人如此癸亥再

為忠州尋移義州州舊無雉堞城公發廩庚之剩大餉役
夫築之數月而事完民不知工築之勞一年陸嘉善為
會寧府使即為北道節度使還京為同知中樞府事丁
卯六月　明宗畀避無廟戰鄰壁提調不動聲色而皆
立辦時蕃使頒新　皇帝登極詔將入國衆議迎詔時
服色皆曰我國方有大喪不可着吉公獨語禮官曰故
事吾所不知然以臆見料之則頒詔六下大喪其可以
下國之喪加之乎恐以吉服迎詔其設待詔使亦當從
權不然恐為蕃人所笑也衆猶不遽信考前代通典與
公之略同竹是議遂定公之明智達識淳於六賦者皆
此類也九月如京師賀　聖節戊辰為之會禁刺無都

摠府副摠管庚午病遘爲中樞二月爲司憲府大司憲慨然有整頓頹綱之志辛未正月以事遘爲中樞二月爲兵曹參判三月平安道觀察使缺大臣荐 筵遽進啓曰西方國之門户且有外虞澤人不可以不慎明日以公爲之公舊患脾病至是漸劇以 朝命不可緩輿疾往赴五月疾甚上狀請遞拜中樞府六月二日行到長湍府招賢里民舍而卒臨絶無一語及家事言動神識毫髮不亂曠如也事聞 上命馳賜內帑一部士大夫聞者皆曰國家失人矣喪至城外禮官承 命弔祭其年十一月返葬於安東府西天燈山艮坐坤向之原先塋之側公娶星州人教授襄寬之女生九女一男長適士

人全海次適吾大鳴次適監役梁天遇次適進士張遇早寡次適士人崔確次適進士李懿次適進士吕大老次適趙塘早寡男咸龜早死次適李攸

亡子察訪行狀

亡子奭已經年墓無誌余重哀其生無以表顯於世死無以庇覆遺骸姑得賢人君子數句語爲重可藉以不朽且亦瞑於地下事交切不可已敢略具平日實跡以冀君焉嗚呼亡子在世爲人以年計纔二十八爲一官未赴任死其在外者無可紀獨其家庭間一二事不可并泯亡子年十二其母疫率少弱第二人衰絰行喪如成人禮無遺者其骨後長老憂之不勝喪勸用澁味輒哀號

不食勸者不忍而止過祥猶然至禫乃復常自是始有
羸疾辛丑春伯父亡素食累月其秋祖妣貞敬夫人年
高寢疾氣力綿憊起居飲食皆須人子孫婢僕在左右
者無能稱意亡子晝夜扶持曲盡其宜夫人安之衣
不解帶者數月病革嘗糞當差劇及喪在廬側朝暮哭
泣助其父行祭奠妻子在一家而期年足跡不入私室
鄉黨稱之愛兄弟無間已弟矜嘗冬月患寒濕瘡疥則
痛不能寐亡子在傍自摩兩手熨熱遶慰瘡瘡達夜
目不交睫庶弟衲死輟赴舉事營葬事時天寒肌膚為
之凍裂族姪妻死親屬疑梁氣不敢入亡子聞訃即赴
其妻屬咨勸母往亡子正色曰安有親戚有喪而不顧

者乎往視棺斂其窘迫也宵寒往會時已有病神氣憊甚
而自力如此其篤於恩義皆此類天性然也平生言若
不出口身若不勝衣然其自守于心者有人所難棄者
壬辰之變年僅十五隨大夫人南下其時賊衝仟出左
右一行奔竄顛倒亡子言色如常嬰止更徐緩一日伯
父牧使公呵之曰敵見汝從容獨不懼賊耶猶無變幼
時與一二輩處室中夜聞窓壁間異聲視之無見同
坐者皆失惜而亡子自若也全臨絶其妻自他家奔往
省之已在襄外及女僕二三踊呼欲入亡子微笑曰此
何為者以手撣之不許入有頃息絶初以為偶爾其後
聞其平時與朋友語曰死生之際其禮最嚴人男子不絶

於婦人之手今世人
放倒可笑也以此知
甚平生衣不敝體食不充腹人視之以為不可堪妻孥
怨咨而處之恬然若安而樂之者有問者不答但一笑
而已視世之不義而富且貴者如浼已不但無健羨意
心解不煩再告嘗在京有天文生數人論曆笑推步法
從倚聽之悉了能布算不差其人驚曰吾屬平生業此
未免差誤今一聞即解乃異才也後人有問者但曰偶
然爾未嘗自語於人他事亦然故人之知者鮮嘗獨自
自嘆曰人無知我者語其弟彣曰汝稍知我然猶未盡

也為人寡慾慾獨不能已者學業而於得失不大欣戚未
死前數年語人曰吾它慾自簡不大用力獨幼時於色
上未能頓遣今自一二年似超然無復趣念云以今思
之豈用工透至此境無乃氣不能及人而然耶然其自
點撿身心以自察者此亦一端耳使之假以年其成就
必有可觀不似乃翁鹵莽而遞至此嘆矣雅不好以門
蔭入仕既得長水為其父病不赴 朝命旨累身又不
謝 恩恐累父勉起一行病以是劇遂不能救雖命之
脩短在天抑人事有以致之也止子生戊寅少字寅男
稍長改禑又改祐字吉甫取易所謂六爻發揮旁通情
功望吉於他日今止於斯耶癸卯中鄉舉甲辰又中省

不利會試以其父勳養錄先國宼　聖原從三等死日
乃乙巳四月二十四日有一子其年十二月甲子葵子
軍威松峴西向之原祔柳氏豐山人父某母貢敬夫人李
氏廣平大君之後謹狀

嗚於天之命有不可知者歟嗚呼
道之淸諸子文也文之不本於
道離錙之已固不可與於文也
東溟李海翁自幼嗜琴一旦
忽覺之人謂翁道以傳於琴
至以琴傳者不滯於琴之狂於

功於學問也於之爲意之者又溺於言語
言語以稽頌是爲己一生又乎報字
諧者不知之筆墨於是圖爲倡是
風雲先生學不以紹往往而爲之
任於是爲古昔聖人所以開天常
而立人紀者粲然大明於世者後

之學者不爲於名教談也以妙之境
者之學切偉是隆來
文忠公柳先生以蓋粹之資爲生
知於之家一生於騎之學程之際
處其發揮是之紀之功而又乎繼
之深之行被時兩之化本之以語

孟德之於諸子初未
漸居諸子為兄之意
但欲假子一言慰悦
之司著書曰司子一
則先生之於沙契力
之子沿流建夫

雲雷撲屯汙池招
國家候招之意以一
輕輦之未定石彌縫
兼根本一誠一生
以合三一之意
辛人年計汎海

題 先生手書一卷 卷自一生之所經歷而
經濟之道一寓焉 卷凡十二章 章
大旨主一生之所經歷而論學之要 末
章又出喪實之好以結之 末
章未之書也

西庵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題 先生手書一卷 卷自一生之所經歷而論學之要 末章又出喪實之好以結之 末章未之書也 大旨主一生之所經歷而論學之要 末章又出喪實之好以結之 末章未之書也

西庵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題 先生手書一卷 卷自一生之所經歷而論學之要 末章又出喪實之好以結之 末章未之書也 大旨主一生之所經歷而論學之要 末章又出喪實之好以結之 末章未之書也

西庵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題 先生手書一卷 卷自一生之所經歷而論學之要 末章又出喪實之好以結之 末章未之書也 大旨主一生之所經歷而論學之要 末章又出喪實之好以結之 末章未之書也

西庵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題 先生手書一卷 卷自一生之所經歷而論學之要 末章又出喪實之好以結之 末章未之書也 大旨主一生之所經歷而論學之要 末章又出喪實之好以結之 末章未之書也

西庵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題 先生手書一卷 卷自一生之所經歷而論學之要 末章又出喪實之好以結之 末章未之書也 大旨主一生之所經歷而論學之要 末章又出喪實之好以結之 末章未之書也

家益空虛鋪觴式不給之 先生雖
之曷如益勉經綸之業以福蒼生士之不
資之而又治業之隆自固之道中
生出素於一生推誠於物
如勉強如自夫之
之而之神之之

之号符亲精明之神静号法天
居恂恂号若无能大号
决大谋不动声色一号而断以义理
号毅然不可犯者正号积之素学
号当发为文章号地负海涵号元
以贯穿乎古今岂玉润号

一号一本司以自見之人仿倣（臣）
賞玩無窮者不磨之精采也
可行云矣之云雲霧之生為
大言也 先生之沒之二十六年癸
亥嗣子侯守祚以文集補刊謹
屬余蘆巴告訖譔旦為書一語

于下坡之愚頑固不之以緣法之
等而忘之終不可遂擯
一至之純治懿行之污染於耳
目之借譏之夫買名之徒
乃業文章豈不以念
古之一出當一空言而為初之

不多也　先生以重以德為學
聖人之風老氏之旨羅鈔稱文憑
傑公之學之非一而足也
註如一字未究其書之多
於事業之休述化之偉而其宗
之所以異乎考亭者於此山堂

非先岳之家上下補綴之誤之萃
為藁粹以詔業宏侯而為國之弼
以子孫雲錦而報國之義命
吁亦盛矣　先生多時以等初心
以自一生所學之究竟也是為
沿宮干第之二生云　戊辰福清王

祭之侯王名山大川之祀
侯字不當于此祀字疑
之字訛文大抵家數下訛汙
誓字之訛論字當崇字之
申九月壬申下八人王汉大夫禮曹奈
論玄製 教李埈敦影